



江南站亭

吳乃禮着

江南韻事

吳乃禮著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一日出版

總代售處 西城東安市場佩文齋

西城西單北知行書店

郵售處 養蜂夾道內大同書店

◇定價三角◇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江南韻事

目次

卷頭語	一
遣興且聆歌	一
慢嚼筋肉佐清茶	七
笑語踏清波	九
朝來猶滯露椅眠	一一
一渠渾水莫愁湖	一三
花氣襲人人未曉	一六
勝讀十年書	一八
鎮揚道上女如花	二〇
小坐六朝居	二二
夜深猶坐冶春橋	二六

嘉興船娘篇	二九
密語在留園	三三
芳心一傾白蛇傳	三五
早茶在揚州	三七
悄約交朋友	四一
秦淮河上舟	四三
清歌午夜欣賞林	四五
沈醉南湖煙雨樓	四六
玉趾遮莫爲人看	四八
鶯啼鸚鵡蕩湖心	五〇
漫遊一償揚州夢	五一
濯足太湖濱	五三
清歌暗灑傷心淚	五六
小窗無語送糖來	五七

覺侶偕遊瘦西湖	五九
人醉四五六	六一
倩影留痕獅子林	六三
詩窮而後工	六五
敷粉施朱弄風姿	六七
笑指落帆亭	六九
柳暗花明又一村	七一
岳廟小市塵	七三
閒話嚮導員	七六
泥人原從法相來	七九
人約黃昏後	八二
湖濱密語夜何其	八三
吳門歌女入夜狂	八五
大觀園裏水包皮	八八

少女多情人	九〇
漫話揚州大舞台	九二
個中滋味個人知	九四
驅蚊薰臥牛	九八
雨花臺畔惹嬌嗔	一〇〇
攪腕上瓶山	一〇二
蕩船偷過綠楊村	一〇四
玉腕盛來豆乳香	一〇六
朝嵐暮雨話雲林	一〇八
二十四橋爭問訊	一一二
燕子磯頭世外情	一一五
簪筆話船娘	一一七

卷頭語

江南景物，本極動人，社會形態，更多韻事，在文學家的想像中，自然到處都是題材，不過畫家若是取景，每多隨心所欲罷了。

生長在北國的我，雅慕江南的綺麗，所以不時的作汗漫遊，因之耳聞目覩所得到都是些茶餘酒後的資料。固然有些屬於所謂「遊記文學」中的斷片，可是有些竟屬於「社會」上的病態；好的呢？大家玩味玩味，不好的呢？大家知道知道，却也無妨。爲了這種關係，經不住冰寒老友の督促，寫些短文，供給他所主編的報上，在我也算是遊戲之一種。

這樣廣泛的一個名字——江南韻事，當然是寫不盡的材料，不過就所知道的所記得的，略示一二。原定的是寫倦了便停筆，經過幾個月的努力，居然也積成四五萬字的小集子，報上停刊之後，餘意未盡，再補充若干篇，完成了這樣一冊。揆之初衷，又曷嘗有出版之意呢？愛好文藝的老朋友常常誇獎着說：題材如何的好，詞意很像誰，這些全不管他，不過就

我個人以往的寫作成品上看來，此集文字絕對無絲毫相同之處，却要請讀者細細加以領略。

她在針黹之餘爲我校正了文字上的錯誤，老同學丁絃兄很精心的畫了美麗的封面，都是很值得感謝的！

吳乃禮謹記

江南韻事

吳乃禮著

遣興且聆歌

南京夫子廟的歌場：一種是皮簧清唱，一種是京津雜曲，演唱的地點，却都標明爲「茶社」，所以到場聆曲的人通稱爲「茶客」。月宮，飛龍閣，羣樂諸社，是演唱皮簧清唱的地方；以先的奎光閣，最近的又世界，是演唱京津雜曲的地方，演奏的人，但都是以女性爲中心。

每天開演兩場，日間在下午一時以後，晚間在七時左右，因爲警察廳的管理嚴格，倒也準時散場，爲了禁止所謂「戳活」和「點戲」的不規則行動起見，先一日排定了秩序表，早報臨時不得變更，歌女悞場即不許補唱，真是雷厲風行。可是「點戲」的人仍舊在那裏「點戲」，「戳活」的依然在那裏「戳活」，不過由明變暗罷了。

茶社裏面的設備，也和京津的「落子館」差不許多，坐位有的比較舒適些，廳堂比較

軒做些，有的還比不上北京青雲閣的「玉壺春」。可是小型的戲台確是作的特別花梢，除去雜色電燈之外，歌女的芳名各嵌一燈，出演之前則燈明，退場則燈滅，比出台自己來一句：「學徒張士誠上台鞠躬，要文雅些。」至於出演的戲名呢？大致都用一面油過的木牌，寫明挂在上場門邊，等到唱至將要終場，由侍役移挂在下場門邊，另外挂出一面新的，那便是下一場的戲名，這樣換來換去，一天要換到一二十回。

台上無帳幔，多是畫了些調子極不勻襯的圖案，作爲背景，講究的也挂上兩幅綉簾，然而不免有些商家的廣告。台上文武場面俱全，近台口的地方有方桌一張，前面張以綉圍，常跑江湖的歌女，她們自己也備一份，臨出場前更換，一如演劇然。至於京津雜曲場，桌上兩隻方燈，仍舊擺在那裏，却也不失其本色。

茶客到場，收存衣帽，南北同風。坐定之後，一隻玻璃杯裏面放些清茶葉，由茶房給沖上九分滿的開水，用一隻電木小圓碟，作爲蓋子，加蓋在玻璃杯上，這一杯茶就夠你欣賞三十分鐘，因爲玻璃杯加上滾開的開水，熱的不能摸，所以坐定之後，一方面欣賞着台上歌女

的風姿，耳邊敬聆着她們的妙奏，桌上欣賞着「炙手可熱的茶」可稱是韻味十足。

歌女出場，大多唱悶簾倒板一段，然後緩步向前，胡琴拉過門或者有鑼鼓時間，必來一個向後轉，請聽衆賞鑑她的背影。過門拉罷或鑼鼓停止，開口要唱時，再緩緩轉過身形，其動轉情形，就和鐘表上的長針一樣，你窮盡目力去看，看不見她移動，可是倏忽間已經轉過來了。

她們唱的戲，都是有頭無尾，牌上雖然高標「探母」，也許唱的是「見娘」，「老旦」一段，「捉放曹」，不但不捉不放，或者唱的是呂伯奢那一段。如果你不懂戲詞的話，儘可以挾着兩本高亭勝利的唱片戲詞去聽，管保和她們唱的分段情形是相同。

捧她們的人，除去「點戲」以外，在那裏很時興贈送「綉帳」。看吧，茶社的四壁各色綉帳，爭妍鬥麗，如同她們自身一樣；所以名歌女的綉帳要多，至好幾幅或十幾幅，挂在那裏和運動會得到錦標似的，那麼光榮不過上面詞句都很庸俗，如同「霓裳仙曲」、「歌喉婉

轉，「餘音繞梁，」歌場明星，「一類似通非通的玩藝，名人品題也未嘗沒有，不過很少很少罷了。」

記得四五年前有這樣一樁事：

奎光閣特別由京津約去名鼓星數人，所謂名鼓星也不過就是一句話，彼時在北京歌場中的王小梅，僅能稱爲後起之秀，名鼓星實在尙不能當，也被約參加同行。北京她的友好穆君在她登程之前，函電南京名詩人馮鶴甫等，替她捧場，結果，一塊綉帳，竟使她聲譽鵲起，記得給她的詞句是：「着花也未。」款書：梅娘芳榮，「下署：」鶴父題贈，「文詞典雅，字體娟秀，加以綉工精美，登場之日懸之，一時無兩。三閱月之間，王小梅之名因此而大噪，由中軸而壓場，博得纏頭累萬。穆君當時曾致詩鶴甫以寄意，有句云：「自從北枝南移後，竟無消息到春明。」不意乃成詩讖，歲未暮，美人已屬沙吒利矣。

可見名士之品題，自然與衆不同，可是聆歌遺興，却正無煩「品題」也，更用不到所謂「捧場」。張恨水的「滿江紅」揄揚了南京歌女，「啼笑姻緣」寫盡了北京鼓姬，文人筆墨，

不能全然無所謂也。

∴ ∴ ∴

∴ ∴ ∴

∴ ∴ ∴

歌女的慣例，來到後台，先要跑到台簾空隙地方，向外仔細張望，所以你坐在前面，對於這種粉面微露，明眸半轉，也要加以賞鑑，但是遇到有過「點戲」資格的她們，移時，便有青衣小帽的人過來，請你「破鈔」。

近幾年來，歌場情形，又變了些花樣，因為「洋落子」——時髦歌曲盛行。茶社老闆也頗聰明，偶爾挽歌女唱上一兩段，什麼「愛的花」、「四季相思」等類的歌曲，總之離不開淫靡而已。唱的時候，停鑼止鼓，閉幕關燈，弄得烏煙瘴氣，其實仍舊和坐在家裏，開留聲機，聽聽唱片是一樣。

小販在歌場裏特別的活躍，種類比較一般的茶社要別緻的多，夏天有賣鮮花的，因為茶客可以讓他們穿成花球花排送給她們，藉此博得較高的利錢；有賣暑藥的，歌場人雜，情場多嫉，可以消暑解頭暈。此外賣獎券的，賣水菓的之類，要屬於普遍現象之中了。

她們和茶客坐在一起是被禁止的；但是有變通的辦法，她在甲茶社挂牌演唱，可以陪伴茶客到乙茶社同座，這彷彿是在所不禁；至於台上清歌正濃，忽然飛下一個眼風來，在受惠者是得意非凡，全場人中也許同聲喝彩；這些舉動難免不有，在一個時期也經嚴厲制止過的，其奈無效何。

在全部演唱秩序表上，預定節目進行到三分之二的時候，開始在收茶錢了。和早年的北京戲園的辦法差不多，收費的是以二人司其事，一個人在收錢，一個人在看見他收過錢以後，便將蓋在玻璃杯上的電木小碟收去，作為已竟收過錢的憑證，曲終人散，那些「炙手可熱」的茶杯，都充滿着大半杯的涼茶，被小夥計，慢慢的傾入大鐵筒中，提至橋邊灌到秦淮河裏。

遣興聆歌，何等的風雅事，可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浪費，浪費在不知不覺之中，固然不僅是那些棄掉的涼茶啊。

慢嚼餡肉佐清茶

飲食一端，南北風味自不相同。吃法的別緻，更多奧妙。江南食品，趨重點心，所以茶社粥店，在江南各處，多負盛名。

鎮揚諸地，於沿江爲重鎮，地方上人的習性，多有上茶社的風氣，所以每日自清晨至傍午，茶社的營業是火熾萬狀，說不盡的一羣賢畢至，一少長咸集。加雜些雅俗共賞的小販兜售物品，往來穿梭其間。

鎮江麵點，尤其出名，專門有售火麵的舖子，次於茶社，城廂內外就有好幾百家，早茶早點之風，於此可窺一斑。其餘的大酒菜館也有一部分是上午兼售麵點，下午專售各式菜蔬。其間最有名的要算「萬華樓」。

萬華樓在日新街，雖然店面僻在小巷，轉側即通江邊。樓下大廈，設座數百，食客如雲。當

你步入門內，若是時光稍晏，必須要費些時候覓座，挺胸凸肚的堂倌，大半多是揚州的土產；若不是常來的熟客，真可以請你恭候半點鐘。然後拋一過個天津衛式的高筒茶壺，其中滿泡清茶，跨下圍裙之側，縫有布袋，滿裝竹筴，隨手抽出一雙，置於壺側，掉頭而去。再有二三十分鐘的耽擱，才來開始問你所要點心。

在這時候你不要發急，可以充分利用時光來賞鑑一般的座客，如果你是遊歷到此來嘗試一點味道的話，更可以看看人家吃些什麼，作你的參考，結果你會有新奇的發現。

座中的食客，男女繽紛，時光早些呢？從事職業的女性也不少，頂有趣的是，她們幾個人圍坐，各飲清茶一盞，中間脩肉一大盤，每人揀取一塊，蘸鎮江黑醋，一口口的慢慢咀嚼着，各盡一二塊而後止，並不兼吃任何食品，僅僅佐以清茶而已。

脩肉在北京各南方飯館多有製售，但都是切成不很厚的長方條，裝在碟子裏面，作為下酒的冷葷。在彼處呢？就大不相同了，是切成一英吋厚，四英吋長，帶皮的扁方塊，出售的時候，是以塊論值，雖萬華樓亦不例外，他們儘量擺一大盤在你的面前，吃去多少，收多少錢，餘

者仍舊裝回箱中

清茶的味是何等的淡，而大塊饋肉的味是何等的濃，這種粗線條的吃法，每每細想起來，不知道她們味覺，是有什麼樣的感覺呢？

笑語踏清波

西湖最幽勝的地方，要算是「九溪十八澗」了。當你出了理安寺，進遷往「九溪」走去，覺得峯巒四合，由遠而近，其間樹林陰翳，蒼翠萬狀。一灣清溪，曲折流下，聲音細碎，真是如鳴珮環。

原來所謂「九溪」乃是青澗，宏法，豬頭，方家，佛石，雲棲，百丈，唐家，小康，九鳩的水及其支流發源的地方，却在楊梅嶺，縱橫高下，凡經十八澗，故有是名。

溪水下瀉，異常的澄澈，在縱橫平流的時候，溪邊的兩旁綠草如茵，溪內的石子嶙峋，都

很耐人觀賞。游人到此，多喜赤足着水，踏波而行，雖然不能比之於滄浪之水，太湖之濱，但亦別饒情韻。

湖上的游人，若不按節季去統計，在平時以星期六和星期日爲最多，一般人游湖，大都是注意到「湖」，所以湖濱湖心，遊人繁多。而好尋幽探勝的人，每喜登山，但究屬是少數。

青年男女，愛火方熾，他或她們，沒有不喜歡尋幽探勝的，尤其「九溪十八澗」地方之「幽」，景緻之「勝」，那才真是談「愛」的好地方，不過英雄所見略同，所以每屆星期六和星期日，就是那人跡罕到的幽勝之地，也覺得有些士女之多，往來如織了。

他或她們不但好「膩談」，但更是了無忌憚的「狂玩」。所以溪澗之中，笑語頻繁，都是光了脚，揩了鞋，踏着溪流，往來奔馳，更嬌貴些的女士們，她們會光了脚之後，再加上草鞋，慢慢的踏着清波，不過這很有些流弊，因爲草鞋沾水，脚底微滑，會有跌倒之虞。

炎炎的日光之下，赤足而着艷服的遊客，却是給喻比西子的西湖增加了不少的點綴，而省會警察局，却也增多了巡邏的班次，因而殺了些風景啊。

朝來猶滯露椅眠

人煙稠密的上海，每到盛夏，竟夜不能安睡，打算覓一風涼之所，有時真不易得，自然，這是在一般平民立場上來講，雖有些人跑到外灘立立，或者橋頭上站站，那也真是無辦法中的辦法。尤其南市和城內一帶的人，簡直連這樣的機會都很少。

縣城裏的文廟，現在改成了民衆教育館，魁星閣的頂削了去，建成簷牙高啄式的樓頂，一度是圖書館。記得有一位也算是教育家當政的時候，雷厲風行的辦民衆教育館，可憐各縣市的圖書館一概全給包在民衆教育館裏面去了。這種蛇吞象的着兒，曾幾何時，又變了花樣。可是上海縣照舊存在着那麼一座民衆教育館，並且依然蛇吞象式的，包括着圖書館。沒想到這樣一座民衆教育機關，真是給當地民衆一種無上的福利——朝來睡覺的總機關。

舊文廟現在的民教館，規模是相當的大，院落也是很寬廣，山石、水池、茅亭、小橋，加上茶蔭、藤蘿漫植，冬青、蠅成徑；所謂民衆教育事業，且先不談，以這地方的設置而論，却也是粗具幽勝的小花園。

既是標題着民衆教育館，早晚都在開放着，大家得以免費入門，城中又無園亭，所以乘風涼，談談家常，所在多有。因此一般人不知有民教館，只知文廟有花園。

江南曇起之風素著，患了失眠症的我輩所謂文人，要到市街上找些材料，除去下層社會裏面的活動以外，找不到有線條的圖形，假若你溜到舊文廟新民教館，一定要慶幸收穫的豐富。

樹下花蔭都是露椅，露椅上却都睡着有人，更多是女人，漂亮的，醜陋的，着花衣服的，着布衣服的，赤足的，裸臂的，不一而足；不但露椅上是如此，山石間，門道內，草地上無不如此，日光閃閃的照耀在面部，身上，以至漸及身體的全部，仍然酣睡未醒，一夜的酷熱，朝來教育館的大門一開，擁蟲而至，來和睡神相親，縱然遊人雜沓，品評百出，亦非傍午不去。正是「任君

俏語渾不顧，朝來猶滯露椅眠。

一 渠渾水莫愁湖

莫愁湖在南京已經成爲歷史上的古蹟了。現在雖然有莫愁湖公園的名稱，因爲僻在西郊不能和其他名勝比擬，遊人屈指可數，此少數遊人之中莫愁之慕名來尋幽探勝的，佔其中之一部份，愛此地之幽靜，覓侶清談的也佔其中之一部份，舍此而外，要算是比鄰而居的篷戶中人，每日爲生活奔走，往來經行其間，也彷彿像是遊客之一種罷了。

湖在漢西門和水西門之間，自城北前往的人多出漢西門，沿城南行經過鳳凰街，約半里即達，若出水西門過橋北轉，亦約半里許可至，相傳古昔有盧氏莫愁女居此，故以名湖。然莫愁是否屬於女性，言人人殊，爲前者尋幽探勝的人們參考起見，將我所知道的關於「莫愁」性別問題的資料記出來：

劉向列仙傳上說：「楚石城有莫愁石像，男子衣冠。」又隨園詩話袁子才按宋曾三異說：「莫愁乃古男子，神仙隱逸者流，非女子也。」據此，所謂莫愁很明顯的是男性。

舊唐書音樂志載：「莫愁樂出於石城樂，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故歌云：莫愁在何處？莫愁在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又梁武帝歌：「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據此，則又很確切的是女性。

像這樣很矛盾的傳說論及古蹟的所在多有，不過莫愁和莫愁湖是知名的勝蹟，故不殫煩瑣將兩方面的傳說資料同時記載出來，留待大家考證。當然，一渠渾水，尤其是毗近都市的河流，不獨不能發現出莫愁的勝蹟來，簡直的看不出像是一湖，二等於北京的十剎海，又何嘗看出來像是「海」呢？

未到湖前，濱渠有土徑，木牌坊一座，額題莫愁公園，再進有華嚴菴，其中較爲幽勝，重樓疊閣，建築尙佳，正中爲鬱金堂，堂中懸有莫愁像，然而確是女像，結果，男性莫愁之說，在此處算是無形消失了。

鬱金堂上爲勝棋樓，裏面有一段很離奇的傳說，並且著之於史，事實是這樣：

明太祖朱元璋和軍師徐達，一日在此樓上着棋，相較勝負，朱之棋本不算高，每爲徐所戰負。此次對奕，徐以贈品相請，當時創業天子，所以很不經意的說：『你如果贏棋，即以此湖爲贈。』相約既定，及至棋終，果然徐勝，太祖即以莫愁湖與之，遂爲徐氏私產。

相沿下來，歷明清兩代，產權未嘗轉移。直到最近，才經南京市政府徵收爲公有，並照地畝的評價給予徐氏後裔約萬餘元，改組爲莫愁湖公園了。

由鬱金堂側門曲折穿一迴廊，至曾公閣，閣內懸有曾文正公（國藩）遺像，這一層關係很簡單，太平天國入據金陵十餘年，陷落後，湖濱已成廢墟，曾公以觀瞻所繫，重爲修葺，增建此閣，因爲便於眺覽的緣故，所以凌湖而構，憑欄仰矚，可以遙見煙嵐的清涼山，低窺輕波的莫愁湖，縱然湖水的渾不見底，荷花盛開的炎夏，也却不失爲納涼之所。後人感修築此閣之功，遂名爲曾公閣。

會公閣爲遊人所留戀之惟一的好地方，臨湖廊前特置茶座三五，閣內雜陳桌椅數事，因爲距離城內繁鬧之區較遠的關係，茶亭主人兼售麵點，然而討價奇昂，出乎天理人情之外，愛此地幽靜，覓侶清談的人們，那裏還顧及許多，所以情侶來此，每皆竟日不去。

不少歌女們爲了陪伴所謂公務員，不願意到城內繁華之區去遊覽，特意爲避免耳目的，大多來此密談，所以嬌聲昵語，時露肉麻形態，在旁觀的人是如此，而當事人一方面呢？恐怕要感覺得二十四分的甜蜜和親切啊！

另外有一種傳說是，茶亭主人深得莫愁之意味，孤獨而感岑寂的茶客，可以出小洋兩角的重力，挽主人覓臨時伴侶，然而多是風姿綽約的本地人，不是洛陽女兒也。

花氣襲人人未曉

橫貫蘇州城門外的大馬路上，旅舍林立，中外人士遊覽蘇州名勝的，無不羈留於此。因

之，各旅舍的設備，有的簡直可以媲美京滬。

旅舍裏的「神秘」，凡是嘗試過的人，都能心領神會，並且江南江北一般同；但是喻比「天堂」的蘇州，却另有耐人尋味的「神秘」存乎其間。

倦遊歸來的旅客，睡神永臨。翌晨，甜夢漸漸消逝，睡眼惺忪的時候，枕畔飛來一陣濃香，敏銳的嗅覺，很清楚的告訴你，這是白蘭花（北京叫做玉蘭）夾配着茉莉花的氣味，然而比較清醒的人們，也許會隱隱約約的，像是有一隻竹篾花籃，和一位美麗小姑娘的倩影，恍惚在面前提若睡神未退，或者感覺遲鈍的人們，仍就酣睡不醒，鼾聲如雷，於是這一幕喜劇根本不能搬演，喜歡調弄風情的她，不禁就要罵聲：「焚琴煮鶴。」

蘇州的「賣花女」，多如過江之鯽。尤其是在清晨，家家戶戶，多有她們的芳踪；雖然是少女的職業，無傷風雅，但是出入旅舍的，每多賣盡風流，就未可同日而語了。

她們的裝束，大多是黑或白的綢短衫，赤足着革履，纖巧清潔，異於常人，年歲較長的更加簪花敷粉，搔首弄姿，至於見了人撒嬌弄痴，尤其餘事。

城郊名勝之區如虎丘天平諸山，他們日常徘徊其間，每當遊人車轎一到，鸞叱燕咤，麇集一處，若不是善於詞令的老手，簡直不易殺出重圍。最妙的是她們的貨價，都是在公布的市場物價表裏找不出的項目，令人無法估計，並且她們的習慣，全是一童叟務欺。

寄語逸興過飛的遊客們，假若被她們重重包圍而殺不出去的時候，手頭的攝影機却是利器，您可以說：「好！來讓我給妳們拍一張照片，別跑開。」說時遲，那時快！她們即刻紅暈雙頰，嬌羞而散。

勝讀十年書

北面靠着白堤，南面憑着湖水，比鄰着平湖秋月的羅苑，園內並且建築了古式的亭榭樓閣，連綿在水濱，景色之秀麗，令人感覺不出天然和人工的痕迹來，這便是江南唯一的藝術之宮——西湖藝術專科學校。

他們和她們包孕在這藝術的樂園裏，發揚藝術的精神，但凡親臨過此地的人們，無不
艷羨到一百二十分，有甘心老於是鄉之感！

話雖如此，人類的情緒是喜歡變化的，人類的生活却是愛走曲線的，住久了此地的人
告訴我：「也不感覺怎樣好。」這話雖然辜負了西湖，却也是很坦白的人類的常情。

他們和她們生活的浪漫，在一般人看起來，因為是未來成名的藝術家，多少都給些包
涵，彷彿已竟成爲定理，藝術家的生活，是要如此的；和演唱舊戲的人學已故名伶劉鴻昇，必
須裝出跛一足的神氣，以表示這是學他，其實劉的成名，何嘗是跛一足的關係呢？

新市場一帶的酒飯館，爲了迎合顧客的心理，和完成這些未來的藝術家，使他們早日
形成浪漫生活的一部分起見，都爭延活潑俏麗女侍，這是多麼具有藝術的思想啊！

瞧吧！光怪陸離的長腿西服褲的青年，都是制服般的短袖黑色襯衫，自然，藝術家的風
格，還需要長頭髮，這樣裝束的人們，無疑的，都屬於唯一的藝術之宮裏，正在患着失眠症的
他們。

夕陽西下，湖濱被一層薄薄的烟露籠罩住了，他們開始活躍，酒飯館裏面，都充滿黑色襯衫的青年，爲了失眠胃弱的關係吧！吃飯的速度，比平常人要慢到一二十倍，這還不算，飯後划船乘乘風涼，是住在湖濱應享的權利，活潑俏麗的女侍都很同情，夾雜在他們中間，一批一批的蜂擁而去。

藝術是人生，人生需要藝術，如果要明瞭真正的詮釋，在事實上取得索解的話，小住湖濱，從旁觀察，所有的收穫，恐怕要勝讀十年書啊？

鎮揚道上女如花

鎮江至揚州的途程，雖然隔江數十里，近年交通之便，不亞於都會，鎮揚汽車公司經營非常得法，大致是每日上下午各兩班車，往返八次，所以人們對於隔江數十里的途程，如同經行市內。

鎮揚長途汽車自鎮江江邊開行，包括輪渡在內，他的辦法是這樣：自鎮江起程的江邊站上購票，進站登輪，按點開行，輪渡橫貫長江，抵對岸後，有該公司備妥之汽車停於碼頭，旅客下輪登車，車滿即行，直抵揚州城外，經過官渡，再過運河進城。自揚州起程的呢？在河北岸即可預購車票，河南岸總站亦可購票，然後按點開行如前，尤稱便利。

具有現代省會繁華的鎮江，和古老的揚州比起來，大有不同，雖然隔了一個幾里路的江面，真是畢竟的有了差別，就以交通工具說吧，鎮江左近的大路，滿跑着江南汽車公司的汽車，和新式流線型的小汽車，一過江，入了揚州境內，首先觸入眼簾的便是二把手車，這種代步，在山東叫做「土牛子」，完全是十六世紀的交通利器，你想用一個人的臂力要推着兩個人前進，這是多麼費力的事，可是在那裡很是時興。

鎮揚兩地的風光這樣的不同，所以多少人的熙攘往來，奔走在鎮揚途中，大半都是由古老的地方走到現代的地方去找他們的生路，尤其是在這數十里距離途中，少女如雲，而個個却又是花枝招展，無疑的，鎮江城內和城外，以至於江邊，舉凡以女性為中心的娛

樂場所，他們的輸入，全是這一條路線。何況揚州又是產女人出名的地方呢。

當你在輪渡中的時候常常見到很多姓麗，手提包一枚而外，別無長物的旅客，趁江風當面，而微笑不語的態度，一經他人點染，俏皮的事，馬上就會發生。

他們大半都是歌妓，每每日間返回揚州家中有事，下午再赴鎮江，如果你稍微有過「點戲」的資格，那麼遇上了，就可以增加新伴侶，更俏皮點的呢？也要和你暢遊她們的家鄉名勝的「瘦西湖」，不過你若流連而忘返，那麼危險性也却因此而加大呢。

小坐六朝居

江南人士喜歡吃茶，所以茶社到處可覓，尤其在通都大邑的地方，甚至有馳名千里載之書史的大茶社，街頭巷尾的材料，文人墨客的偉論，無不蒼萃其間，所謂「韻事」，烏得不有。

南京的繁華側重在貢院街夫子廟一帶在昔日科舉時代自有其節季性的熱鬧後來科舉雖廢，依然保持着固有的繁榮，人們的習慣照例是相沿不變，也就無所謂了。

原有的貢院改充了市政府，又照例的衙門口是有相當熱鬧的，所以昔日貢院街和夫子廟，現在仍然很知名，因為人口增加的原故，熱鬧的情形反而變本加厲。縱然近幾年來誇大的新都建設，只是在另一面着眼，假使你步入夫子廟和貢院街的時候，耳目所及全就屬於另外一面了。

談到南京的茶社，仍舊是很多很多，特別是夫子廟和貢院街一帶，歌女演唱的所在，既不是戲園，又不是遊藝場，人們在表面上只是喝茶聽唱，附帶着不受法律制裁的隨便欣賞她們的「美」。那樣的組織也喚作「茶社」。

六朝居呢？不是賣清唱的茶社，座落在貢院街轉角的地方，十五間連櫺大廈，樓上下全是舊式的建築，茶座逾千，堪稱執茶社之牛耳，雖北京早年四大軒之清茶館不及也。

內容的設備是方漆桌周設骨排方橙八個，目今局部改良，樓下東西兩櫺夏季有冷食

部，也設藤椅了。吃茶的人位不擁擠的時候，一人可據一桌，二三人同來亦可坐一桌，早晚暢旺的時候，那就不然了，多互相拼坐，識與不識皆成友好，完全是中下級社會上的社交所在，訪事問俗的總樞紐。

樓上比較樓下稍感清淨，原因是樓下沒有登樓之煩，來去很便，所以人多，再則是建築在沿街轉角，行人走商，或避塵囂，全由室內打穿，你看熙熙攘攘的人，不盡都是茶客。那麼好淨清的人們，就不嫌登臨之煩高坐樓頭了。

江南百業的從業員都不會「和氣」，這是人所共知，尤其是南京，簡直的是不堪承教，六朝居之大，亦復如是，所以入座之後，最要緊的是，你且少安勿燥，這是不碰釘子的秘訣。

：

：

：

六朝居的命名何等的風雅，配以茶博士之庸俗，適得其反，當你坐定之後，古老的蓋碗一個，茶杯一隻，陳列在你面前，內裝有容量三分之一的清茶葉，執大銅水壺，掀蓋用滾開水自高向下猛衝，翻江倒海之勢，有如「溫泉瀑布」一般，不住的水花四濺，然而這是定律，絕

無改變的可能，更懶一點的茶博士，也可以說是更客氣一點的，馬上將茶由蓋碗中傾出，注於杯之內，算是給你滿滿斟上一杯，然後照樣再來一回「溫泉瀑布」，免得你自己斟出後，喚茶博士續水之煩。

偌大的茶社，容上幾百位茶客，紙烟蒸氣，以及呼吸出各種複雜的氣體，充滿室內，如在雲霧之中。夏季門窗四啓，尙少惡劣氣味，入冬以後，設或有科學家吸取氣體若干，放在實驗室去分析，不定有多少種成分粹集其中，吃茶的癖士們，怡然自得，如履仙台。

自然，不少行商小販不住的在你面前往來兜售物品，但是你可以不理會他，高興的時候，有意無意的向他們擺擺頭，也就表示「不買」。

下午一點鐘以後，左側的月宮，又世界，右側的奎光閣，腦後的奇芳閣飛龍閣，這些姊妹茶社，都是鼓鑼喧天的開始清唱了。

她們——歌女，濃裝艷抹，往來在貢院街和夫子廟之間，你呷一口清茶之後，憑欄一望，形形色色的都會呈露在眼前。

她們唱開場的蹙脚角色，是很忙的，由甲茶社嘶叫一段二簧，忽忽出來跑到乙茶社再喊一段西皮，也許河裏船老板派人來叫，又忽忽的出來，乘上划船渡到「船」上，閉幕十分鐘。至於杏花村伴客小飲，快活林來份西餐，要算是她們的「飯局」。這些，小坐六朝居，都可以一一領略，只要是你很精通此道，不算外行的話。

時光越晏，人來的越多，瑣屑入限欲醉的事，也隨之而來，變成加倍的熱鬧，一會兒千絲麵條之聲呼呼，豆油熏蒸之氣，使人欲嘔，原來鄰坐已竟大嚼起來。

在這裏想起了南京的麵食，更奇怪他們的思想和藝術，畢竟是出人頭地，蒸成了的饅首和包子一類的食品，他們會害怕上面的表皮破裂，失去了美觀，重重的刷上些老豆油，這樣吃到嘴內，油潤潤的彷彿更應當易於下嚥了，其實又何嘗是呢？

夜深猶坐冶春橋

枕九龍臨太湖的無錫，山水之勝，有人比擬於東方之瑞士，而古老的小小城市之內，更孕有特別的神秘。

當你步入城內的時光，首先感覺到的便是窄窄的曲巷，有一種特殊的路徑工程，讓你感受富有古典式的美。原來是用細條磚鋪成的路徑，加以南國多雨，常常顯露着潮濕的灰黑色，步行其上，有一種細碎的聲調，配上江南少女婀娜之軀，面前展開極規則的線形，那真是美麗極了。

談到她們的風情，可以說是甲於江南。就是城南櫛比連雲的篷戶，那裏的居民，經濟的拮据也就可想而知了。但是你到單獨為她們設立之夜學校去參觀，紗衫羅襦，艷裝多姿，不減於歌浦風光。

城中公園路縣城內惟一的公園，確是興建很早，可謂得風氣之先，在清光緒三十一年時候，係就洞靈宮之荒基所開闢，初名「錫金公花園」。民初又拓其基，始改今名。結果，園亭雖勝，其小無比。雖然山水兼備，亭榭俱全，究竟不如北京公園之偉大幽勝，可是其間神秘

的事，則有過之無不及。試讀邑人范廷銓的公園竹枝詞十首，可窺一斑，爲了節省筆墨，選錄其三：「茗椀藤床夜宴開，藕花池畔立徘徊，蘭紗衫子輕羅袴，疑是楊妃出浴來。」「碧玉年華近破瓜，翩翩裙屐社交花，別來倘欲通芳訊，記取門牌第幾家。」「咫尺蓮船踏淺莎，女娃更比女生多，可憐急色登徒子，袖角裙邊取次過。」由此可知她們風情之盛，實爲他處之冠。夜闌人靜，她們徘徊在公園裏是習見的，就是神秘的事變成了不神秘，亦爲金吾所不禁，看吧！公園入門的冷春橋，是遊人必經的處所，月色晶瑩，容顏嬌艷，側身過處，不盡神馳，夜裏的神秘輕輕給予人們的暗示，有一不曾真個已銷魂之感！

工渾橋一帶的旅舍，給她們不少的便利，女娃女生都是常用的顧客，基於常川的關係，所以了無避忌，有道是：「本來面目都忘却，頻效誰家夜度娘。」

嘉興船娘篇

現在的嘉興，因為蘇嘉路的通車，倍增繁縟。城外南關一帶和城內北門大街，市肆雲集，不亞於京滬。縱然是沒有城垣的阻隔，可是城南一區，仍以風景著稱。

嘉興和蘇州完全是水鄉，所以街衢里巷，多以橋名，居民前門臨街，後門倚河，所以出入皆必撐「船」。那麼人們的娛樂和消遣，也就移到「船」上了。於是以風景著稱的鴛鴦湖（俗稱南湖），更以「船娘」聞名於世。

寫嘉興「船娘」的文字，一見載於導遊叢書之八「嘉興」小冊，一見載於大公報小公園，給遊人增添了不少韻事。然而文人的描摹實在是風雅極了。事實確是不同。當你醉心「船娘」，有意遊覽的話，走出嘉興車站被羣雌包圍，爭相兜攬船客的時光，真會使你灰心並且要痛詆文人的荒誕。

就是導遊叢書上指示你的途徑，讓你不要着慌，慢慢的走着，選擇你喜歡的「船娘」，然後商議船價，這樣會更使你為難而失望，因為無論如何，你的鬧不容易解，而你願意選擇的人，簡直會根本談不到。

解決這些困難問題，需要明白她們的組織，和她們營業上的諸般情形，然後才能趁心如意的滿足你欣賞的慾望，說起來也就非常簡單。

假若你有兩三日的勾留姿意遊覽呢？當然需要住在旅舍，嘉興的旅舍優秀的幾處全在湖邊靠車站附近，路上行來先不要忙着去問船價，和她們接談，只是一行無所事的樣子，安然投止旅舍，稍作休息之後，逆旅主人，必自動的請願為你效勞，並說明她們的一切。但是在這時候你切記着，若是你住在臨街或倚河的房屋，千萬不要開窗外視，因為她們看見了你，這些「船老娘」，是不放鬆的，會來一個隔窗包圍。

若是在一日遊程中的打算，當然不能以旅舍為嚮導，確要僅記她們的營業，還是有一定地點，乃是嘉興南關知名的茶社「東園」。

東園茶社是背湖（南湖）面街，她們的全體是寄跡在茶社裏面的，你可以輕騎減從自車站直奔茶社，烹茗小坐，她們在每日午前十一時左右大致全都盥沐得清潔雅緻，笑臉迎人的向你示意，這個包圍，至少你可以解決你的欣賞慾，因而確定了你一日的遊程。

南湖裏面也有三層的畫舫三數艘，聽說近兩年的不景氣，因損壞而不加修葺了，現在只有二隻，尙在營業。一般船娘應徵，多操蓬船，好在大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船的大小又何在乎呢？

蓬船的構造，是簡單極了，而內容的設備是複雜極了。

一艙的蓬船，其小容膝，而臥可兩人，後梢支檣，尙携鍋竈，因爲船家大多以船爲居室，船娘雖不必盡宿船上，鍋竈兼以供應茶水之需，可是船內設備齊全出諸意想之外。

艙內除去所謂臥榻，舉凡閨閣應用之品，如鏡子、梳子、化妝品、盥漱具、香煙、茶杯、瓜子碟，女主人的各式照片、點綴品，如花瓶、名人的題字等項，真是寫不勝寫，可是陳列着很有秩序，坐臥共聞，另具風味。

她們呢？却也却不凡，多是着長腿黑綢褲，短短的半臂綢衫，剪短了的頭髮橫紮着，所謂「處女帶」更俏皮一點的，也就分紮兩辮，垂於耳際，都有一頂大遮陽帽子斜戴頭側，風流旖

旄之中，仍舊有些「漁家打扮」。

她們的酬應也頗別緻，當船蕩入湖中之後，首先將船擦洗一回，擦得一塵不染，然後脫了鞋，穿上很漂亮的花拖鞋，洗過手臉，燒茶敬煙，服侍得客人慰慰貼貼，文雅一點的呢？可以談講湖中的名勝，水遊的路程，和城內的軼聞逸事。浪漫些的呢？那就可以開開玩笑，甚至纖腰在抱，不拘形迹了。

她們的技倆真是脫俗超群，你若是沒有充分的供獻，那僅能够欣賞，就是欣賞一次她們的勒索，也就很稱可觀，所以她們的營業，你別看南湖不大，遊程很近，但是一位客人時光的消磨，動輒一晝夜，她們糾纏的能力，可想而知了。

船の後梢總有老太婆一位在那裏搖櫓行船，所謂船娘呢？不過在起岸靠岸的一剎那間撐篙微點而已，其餘的時光却都在陪伴着客人，禁娼的嘉興，這不過舉示其一面罷了。

密語在留園

蘇州園林，其幽勝和數量，在江南推爲第一；實際上，是有一種風氣和地利的關係存乎其間，若說怎麼樣的風雅富庶那却不盡然。

現在蘇州城郊內外，可供一般人遊覽的園林，屈指計來仍不勝數，城內如拙政園，汪園，遂園，鶴園，怡園，半園，瞿園，可園，滄浪亭，獅子林，小倉別墅。郊外如靖園，西園，留園等處，不獨名稱雋雅，修構亦多可觀。

城內諸園以外，仍有公園一所，歷史既淺，設置又次於其他名園，不過有一段傳說，園址是元朝末年張士誠的府邸，所以叫作「王府基」。因此到蘇州遊覽的人，大多一遊此園，並不因爲瞻覽景物而往，却是增些唏噓憑弔。

蘇州人每皆具有閒情逸致的丰度，所以園亭風氣之盛，也就是這個原因；好的方面呢？

他們自己有了園亭，不十分自秘，也可以給一般人鑑賞，那麼給了遊人一個很大的便利，其間也有些處，仍就須人介紹，或投名刺，始得入門，有些處，直截了當的就出售門票，任人觀覽。蘇州城固然不算大，而人口密度和繁富的情形，在沿江總算上乘，又可以說是文化的小小策源地，男女青年都得很得海上風氣之先，所以他和她們的浪漫行爲，大多寄跡在家鄉固有園林名勝之間，不可不謂之克享厚福。

城內獅子林爲富紳貝氏所有，又因爲建設方面趨於富麗，慕榮華嗜富貴的小姐們愛去，而一般比較摩登的人們，都喜歡去闖門外的「留園」。

留園的園址最廣，東部複閣迴廊，以幽邃勝；西部水木明瑟，以悠遠勝，西偏有土山一座，登臨山上之亭，可以看到靈巖，七子，天平，上方諸山，有這樣的勝地，所以他和她們都是認爲密語談情的好地方。

入夏清晨日落，對對情侶挽臂直趨，也有些人喜歡自城內乘馬而往，南人乘騎本非慣事，偏偏的她們在好玩，所以城郊有限的供人遊覽的坐騎，大都預備他和她們並轡而乘，無

不笑語聲喧，鞭指留園。

近年的輿論上暗示給我們，凡是能够雙雙的去玩留園，彷彿在關係上有「更上一層樓」的意味呢。

芳心一傾白蛇傳

鎮江城北約三里有金山，早先是矗立江中每值風濤四起的時候，山勢彷彿浮動，所以彼時名爲「浮玉山」，却也名符其實。傳說唐朝時代裴頭陀開山得金，方才易名「金山」。清光緒初年因爲沙灘淤積，和陸地漸漸相通，現在也就沒有隨風浮動的景象了。

山高約六百尺，隨山構屋，足以登臨瀏覽。西麓有名刹，創於東晉，舊名「澤心寺」，現稱「金山寺」。清康熙二十二年時候，御賜題額稱爲「江天禪寺」。大概是就其環境所在，給予的命名。

提到了「金山寺」，非同小可，通大江南北婦孺皆知的名稱，其實是一部通俗小說造成的中心信念，那麼無疑的便是「白蛇傳了」。

三年前的盛夏，小住鎮城，朝來無事，獨登金山。沿着山城的馬路逕直到了金山寺的門前，乍見風帆蜃集，大江橫流，畢竟是不凡。想起來江南名利素多俗僧，遊覽趣味常爲之剝奪殆盡。此次入門，心焉竊喜，「皂衣拱背」者未見，先我而入者却爲一少女，衣飾都麗，挾小陽傘，蓋亦爲遊覽而來。初不之覺，進入天王殿，中供彌勒佛，繞至佛後，疑爲無路可通。

正遲疑問便衣具有僕從模樣者一人，先立於此，開始講述金山寺的傳說，並以爲兩遊人爲一路，於是且說且問是否願上去一遊，在彼此都沒有正式的回答，僅僅一頷首的光景，殿中執事僧閃出，啓鑰落鎖，索錢開門，堂門開處，登十數級便是大雄寶殿。過殿即藏經樓，有清高宗御座，自此以後，僕從模樣的嚮導員，完全入了「白蛇傳」的正統，給她講演許仙和白娘娘的典故，我不得不偷偷的離開了她們，先行了幾步，保持相當的距離，以免迷路。

慈壽塔，妙高峯，留雲亭，大鐘樓，朝陽洞，直到白龍洞爲止，一切名勝他都傳會著「白蛇

傳」的故事，講演得眉飛色舞，至白龍洞並且說此處可通龍洞，在金鼈巖下大江之中，白娘娘和法海鬥法，被法海鎮壓於此，全篇方始告終。

你覺得荒謬嗎？她是很傾心的在逃聽着，並且露出十分感覺着有意味的神氣。轉到了御碼頭之後，遇見正在送舊迎新的知客僧，我問他儲藏四庫全書的文宗閣遺址，在什麼地方？結果，他竟是瞠目不知所對。

早茶在揚州

茶館子在揚州，是別具風味的，縱然是南京六朝居的偉大，武漢黃鶴樓的宏敞，鎮江萬華樓的堂皇，也比不上揚州的茶社韻味十足。

天寧門外下街幾個遠年知名的茶社如香影廊，冶春，和綠楊村，因為毗近風景區的瘦西湖，自然是在茶社本能以外，裝點了不少其他的風雅資料，暫且不在下要。打算深深的

領略揚州所謂「皮包水」的滋味和一觀逍遙晏起之風，那麼你可以踱到東營五巷的中華園茶社，或者得勝橋的富春茶社。不過其中富春茶社對於應當領略的地方更多，味道更雋永罷了。

得勝橋距離新勝街不遠，窄窄的巷子，條條的石路，當你且問且走的時光，若不深加注意的話，絕對找不到所謂「富春茶社」。

富春茶社本是鮮花局，兼營茶點社生意，有前後兩門，隨牆關門，不見招牌踪影，每日辰末已初的時候，可以看見絡繹的人出入，直到午牌過後，尚有殘餘的茶客，他們的逍遙晏起之風於此可見一般。

茶社的建築，很可代表揚州的屋宇，平房而廣大的廳堂陳列着幾十副方桌骨牌凳的座頭，入夏涼棚高搭，座頭展開，更爲軒敞對屋廊下堆積着，江南常青的各種花草，很覺得有點園亭的設備，房間更懸挂着些能啼會囀的鳥兒，這個大多是茶客們的飼養品，帶到茶社裏邊來，正和北京的「大茶館兒」相彷彿，却給茶社增加了不少點綴。

座上的茶客，有老年的人，有的是清癯的面貌，長鬚飄洒，有的是面貌獐獍，髭鬚滿腮，有中年的，半屬文縷縷的書生，半屬凶狠狠的商賈，有清俏的女人，有浩潑的兒童，五光十色，不一而足。

特別的是，吸煙很少有長管烟袋和曲頸烟斗，除去紙捲煙而外，尙多吸水烟，所以你如果好事的話，回眸一望，各色製品水烟袋，羅列滿桌，很是大觀。因此就又有了一種新奇的發現，其實也是一種舊職業，賣「紙枚」的人很多，他們是肩頭斜搭一個長袋，一端滿裝「火紙」，一端滿裝已捻成的「紙枚」，同時手裏邊抓着一撮，隨意向座客中有水烟袋的人面前分送，有的立刻付現錢，有的人佯佯不睬，他們會用心算法，給記上了賬，其妙不可以言宣！

富春茶社裏的行商，穿梭般往來販賣物品，和其他地方的茶社，大致相同，只是所販賣的東西彷彿別緻的多了。

前面說過的因爲吸水烟的茶客多，賣「紙枚」的就應運而生。入夏以後赤足裸腿的

小女孩提籃賣花，自然是不及蘇州的賣花女生得俏麗，却也不讓你十分討厭；此外賣涼枕的賣蒲葵扇的，就顯得很刺目了，比較風雅者則有老人長鬚飄灑，身背箋紙數十卷，手持一條幅畫法欠佳的山水，展開在胸前，也往來兜售，這種介乎「俗」和「雅」之間的行商，在北國是絕對見不到的。

茶吃半晌之後，茶博士必來問你需要什麼點心，據說這是很優待遠方的生茶客，表示出客氣，至於本地人則非「叫」或「要」是不來的。也好，三五人聚座，絕不能擾及你們的清談，天南地北，任憑你足聊一陣。點心種類之多，味道之好，因為不作食譜，恕不一一舉示，概括的分類：包子，燒餅，餛飩，麵而已，但是也有燒賣，土名叫作「鬼蓬頭」。

茶是要慢慢的吃，點心呢，也是要慢慢的咀嚼，所以一碗涼拌的干絲，或者一碗湯麵，都可以消磨很長的時間，胃病專科大夫看見了這種吃法，總會感覺到是很合衛生。所以遇到幾十位座客都在吃湯麵的時候，大概沒有呼嚕聲音之悅耳。

在這裏的女客如果是睡眠惺忪，雲鬢不整，而嬌媚十足的，大概全是匿居旅舍的歌妓，

清晨伴着他們而來，但是多不久坐，果腹即去，從事其他公務的女性很少有到茶社裏來的。偌大的茶社非常寂靜，所以「花香鳥語」在座客如雲的時候，仍舊能够使你欣賞，不爲所亂，但冷不防的時候，有青衣小帽者面貌憔悴，立在桌頭，向你躬深一揖，驀然間，覺得有點莫名其妙，稍一遲疑，你會覺悟出來，這是子胥吹簫者流。

茶社裏的記賬方法，尤其別緻，老闆的賬簿是依照着戶名而分開的，賬房先生不必動筆，當老茶客算過賬臨去的時候。茶博士將賬拿來，翻出來茶客戶名遞過墨筆，由顧客自己書明欠數和日期，有類於歐西飲食店的簽據辦法，這却是在江南吃早茶後的一種更新奇的發現啊！

情約交朋友

「朋友」兩字是何等光明正大的名詞，上古的時候舜曾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很願

慮到社會上的秩序，規定了一朋友有信；所以「朋友」稱爲五倫之一，那麼「交朋友」自然要算是人類正當行爲，不過現代所謂「交朋友」却有諸般不同的「神秘」尤其在兩性之間。

南京市上十年以還陡增繁華，「暴發戶兒」自然不能盡掩他固有的鄙陋之象，所以表面上任是怎樣的堂皇富麗，骨子裏仍就有些不經的事，夫子廟左近區域，街頭巷尾，午夜更深，便有所謂「交朋友」兩性間的韻事發生。

本來「朋友」在新女性方面所暗示的有兩種，通大江南北無不相同（一）她是她的朋友，這是同性愛的一種稱謂。（二）她是她的朋友，這是異性愛的一種暗示。至於此間所謂「交朋友」的意味，截然和上述之「朋友」不相關連。

當你在每日零時五分以後，公共汽車最後一輛急駛的時光，夫子廟全區各站口，都立着些夜遊思歸的人們在恭候着。其間會夾雜有女客，她們的面上是經過化裝的，所以在明處或暗處都可以看出白的面龐，紅的雙唇，摩登而鮮艷的衣服，往來徘徊，汽車到站，她們是

不登車也許夾雜着下車的乘客群中又向前移動着假若你有暇或者你有興找些普通應酬語和問訊語開始交談着，大概不會有什麼釘子碰，不過交談的緊要關頭，通行術語「交朋友」的意義你要領略，更要承受，那麼朋友就「交」起來了。

浮滑過火的青年面皮上顯露着比她們更尷尬的人，會受些橡皮釘子，因為她們承認他不够「朋友」，所以初接談的時候，可以端正儀容說「我們不是朋友」。來攔阻他的兜搭。換句話來說，要是朋友呢？當然就「神秘」了。

夜闌人靜，朱雀路拐角的地方，也常常會遇到她們，遭了拒絕的她們，也許會悄語的哀懇着，「你不肯和我交朋友，請你救濟我吧！」聲調不是妙曼的，而轉是淒絕的！

秦淮河上舟

秦淮河的來歷湮遠，河道很長，大家多是數典忘祖的，都以為南京城內的一段，是叫做

秦淮河，並且更有人僅僅知道貢院街後文德橋左近一帶叫做秦淮河。其實河的發源出於溧水縣，西北流貫南京全城，再西北流入大江，因為鑿自秦時，所以才有一「秦淮」之名。

秦淮河的「畫舫」是盡人皆知，遭了禁娼的新令以後，「畫舫」變成了「船」。在復成橋，大中橋，文德橋幾個渡口，仍然停泊着，作些「掩耳盜鈴」的事。

當你走到渡口的時候，撐船的人必要貼身走過來，操着純正國音的去聲，問你坐船，不待你回答，便又緊接着說：「喊個把姑娘」，「談談講講」。

他們的船價無定額，輔幣一二角，以至於六七角，講講價也好，不講價也好，總之船的行程，也不過「幾米」或「幾十米」，便會灣在河中。直至「掩耳盜鈴」的事，完成其任務，也就悠悠然而歸還原處。

余生也晚，「畫舫」的樣子如何，未嘗得見。現在變成的「船」也與北京城郊護城河通二閘的船，和濟南大明湖內的船，沒什麼不同的地方，比起北海公園中自漪瀾堂渡至五龍亭的船，可就相差太多了。破舊蓆篷之外，都有污穢不堪的布幔，當你坐入之後，立即閉幕，

就這一點來看，足可以證明是「書舫」變成的「船」。

「船」以外，在河中不時漂蕩着小划子，這些小划子的任務有三種，好事的給他取的名稱亦各不同：一往來輸送些抹了脂粉衣服都麗蜜斯們的叫「客船」；二販賣香煙，瓜子，口香糖，以及雜色水菓的叫「商船」；三裝載半武裝警察和憲兵的船叫「驅逐艦」。

清歌午夜欣賞林

鎮江的繁華全在江邊，水陸交通所繫，人的往來熙熙攘攘，在任何原則下，娛樂是不能沒有的。可是那不成體統的劇場和影院以外，要算是江南特有的歌女清唱，爲萬衆所歡迎。二年前的鎮江，也是禁娼的，造成了名姝的清唱以後，最近又復弛禁，結果，兩樣並存，不亞於津滬洋場的舊觀。

每屆午夜，後街的左右巷，絡繹不絕的行人，都集中在惟一的歌場「欣賞林」。

欣賞林的設備，和南京夫子廟的歌場不差分毫，可是妓女兼業歌女的姝麗，她們的服裝是經警察局規定一色的黑衫，倒也別樣風流。至於歌唱技能，雖然也是唱片式的一段段的京戲，絕對沒有夫子廟歌場中關上電燈來一段「漁光曲」的怪現象。

但是她們賣弄風情的方法儘多，比如唱「罵曹」，她們可以在小型的台上，擺上堂鼓，配以「夜深沉」的牌子，敲一段鼓；或者二三人一同出台，雜配台上的「歌男」合唱半本「空城計」，却也博得一般聽衆的彩聲。

她們的奏技雖然也和夫子廟歌場一樣，但是可以公開點戲，並且可以當場挂牌演唱，最方便的是更可以指名請她們移玉旅舍，輕歌一曲，尤臻美妙。

沉醉南湖煙雨樓

煙雨樓在嘉興鴛鴦湖中是惟一的名勝，樓凡七楹，四面臨水，登樓遠矚，風景絕佳。

考其建築之本意，係五代時，中吳節度使廣陵王錢元漵築臺爲登眺之所，嘉定間改建爲樓。至明嘉靖二十七年知府趙瀛，曾修濬城內諸河，將泥土填湖中，遂將樓基拓寬，第二年重修此樓，始名「煙雨樓」。有清未廢，民七大事刷新，所以至今巍峨壯麗，仍推爲江南名勝之一。

樓側尙有亭軒數事，和「釣魚磯」，並有「湖心井」，泉清而冽，飲於樓頭者均用此泉，飲起來，也頗有惠山泉的風味。

樓中上下名聯頗多，我很喜歡入門的那一聯：「問斯樓幾閱滄桑鴛鴦一夢。看今日重開圖書煙雨萬家」。短短二十個字，將樓的歷史景物名稱所在，全部包容，而無斧鑿痕迹。

南湖的名勝，四季咸宜，夏荷秋柳春煙冬雪，在在可以使人陶醉，樓旁有酒店有菜館，寬座樓頭思飲，隨時倩茶博士喚取佳釀，時刻即來，紹酒在江南價格之廉，會常常使嗜杯中物的人不能忘情。嘉興的名菜雖少，可是南湖產「蟹」肥美異常，入秋以後的「無角菱」，那真是下酒的珍品美味。

姣好的船孃，她們多會飲酒，勸酒的手段更高，當你孤舟遨遊，獨坐思飲的時候，不妨邀來同坐，可以清談，可以對飲，勝景名姝，所謂「賞心樂事」不過如此。

嘉興雖屬交通重鎮，但究非下江繁華奢侈之區，淫靡澆漓之風，到底少遜於他處；所以她們雖然操舟應徵，很少有海上歌妓之鬼域行爲，因之鍾情眷戀者實在是不乏其人。

當你沉醉之後，至少須給她找些麻煩，說不定還要來一回「醉扶歸」，其風流旖旎之情，就非筆所能盡了。

玉趾遮莫爲人看

溫度表超過了九十度，南京各機關公務人員，一律獲得下午休假的寵遇。偌大的城圈，除去湖濱河下，真是找不到更好的消暑所在。應時的影戲院如「首都」如「大華」都是嶄新的建築和設備，盛夏都有冷氣的裝置，人們大多趨之若鶩。

影院在開演一小時前，就紛紛的售票，所以衣香鬢影充滿在樓下大廳和樓上的廊廡之間，尤其是大華的樓上，多少舒適的沙發，供給他和她們密談的座位，真是金吾不禁的小花園一般。

隻身的男士顧客們，不要無聊的妒視她和他們。祇要你也「需要」的話，那麼筆挺的西裝和公務員的證章挂在領襟，再加上具有時代女人眼光中的「男子丰度」，不消電影完場，大功可以慶成。

影片開演以後，問道中座椅每隔一定之距離，椅腿部分裝有折光燈，後入場的人，可以自由尋覓其所欲坐之座位，不必用侍者執手電筒導引；換句話說，不受侍者的監視，可以自由選擇其新友伴。

所以每當鈴聲乍響，樂聲甫奏，觀衆始雜然而入，椅下暗暗的燈光，映出對對玉趾，却是給先入場的人們一個滿足的欣賞。

在一剎那間，假若你是在交着幸運，也或者是你的條件適合的話，新友伴就在此時可

以翩然來臨。

百萬人口大都會的透視，這不過是其間的小小例證罷了。

鶯啼鸚嘯蕩湖心

盛夏的西湖，除去少數山居避暑的人朝夕一遊覽外，遠道來的人是比較初春新秋的時間相差倍蓰。

居留的人士們，對於湖光山色浸沉日久，在此盛夏，由玩賞而一變為利用。利用的方法正多，值得稱為韻事，而不太殺風景的，便是泛舟「乘風涼」。

泛舟去「乘風涼」的時間，非朝非午，乃是自日暮以至於翌晨。自然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湖濱公園——停泊划船的碼頭，人聲細碎，船夫都在爭攬着「乘風涼」的顧客，價格高低是隨着時間早晚為漲落，時間越晚價格越低。可是泛夜舟的妙處，越是入夜趣味越濃。

當你划船離岸數十米之後，湖面蕩漾着微風，夾雜着有「鶯啼鷓鴣」般的歌聲。這種歌聲是細微的，是若斷若續的，遠聞近聽是一般無二。可以說是北國沒有的西湖，更是北國沒有的歌聲。

船是越靠越近，湖心當中划船麋集如陣，歌聲出自船陣中，男人操着淒切的南胡，少女們在歌唱，有獨唱有合唱，有男女一和一唱。腔調完全是本地風光——杭州的小調。

裏湖外湖的全面，這樣的船陣不止是一處，歌聲遙應，如奏笙簧。「乘風涼」的人們沉醉其間樂不思歸，斜倚船舷。多思酣睡，假若舟子不慎，將你所乘的划船深入陣地，會有少女們扳住船舷，擲過五英尺長三英尺寬的小紙摺來，要求點戲，結果，你是在星夜之下，冥冥之中，請了萍水相逢的很多的客來聽歌，得不到半句的「謝」聲而散。

漫遊——償揚州夢

十年前讀李涵秋的廣陵潮，對於揚州閉塞的情形，和腐儒奸宄的描摹，深深感覺「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的詞意荒謬，就是揚州刺史彷彿也不見奧妙，緬想古今時代不同，情景能勿略異，因此總想一遊爲快，於是漫遊揚州之遊，縈迴腦海之中，也就將近十年了。

滬寧鐵路上跑慣了的人，縱然沿途多名勝，却不下車一遊者，真是數見不鮮，十年來未遊揚州，也是這種原因。今春旅居太湖，歸途經鎮江，遂決定以一週時間作廣陵遊，藉償十年之願。

自鎮揚汽車站渡運河，進福運門，驀然間想起了「騎鶴上揚州」之句，到底古人明達，以揚州喻比天上，所以騎鶴飛昇，雖然是用作「妄想」的一種寓言，擬之於現在的揚州亦，有幾許吻合的地方。原來城內的一切建設絲毫沒有改變到「現代」的境界。即以街道而論，仍舊是江南特有的石片組成，帶有凹凸不平的路，而夾道市肆林立，中間那樣的狹窄，幾至於兩人不能並肩，所以騎鶴凌空，在古時却有必要，若在現代，自以乘機飛航爲更妙，一遭靈雨，泥濘雜沓，真有一「使人斷魂」之感。

城內無名勝，繁鬧的市街，要算新勝街了。然而步行十分鐘，可以左右一覽無餘，名產很少，幾乎指不出什麼來，除去茶社菜館適口充腸而外。女性之美麗妙曼，則頗知名於世。她們的資質，比較起來是稍遜於蘇杭，沒有婀娜的風姿，缺少動人的嬌憨，大多是一張橢圓的面孔，細線條的眉目，高高的身材，儼然是江北的一表人物。她們的一部份除去過江到南京鎮江從事鬻唱以外，下江和各埠的歌妓很多，自樹一幟，雖然列入南籍，但均稱之爲揚幫，所以別於蘇州女子也。

城廂內外，船家寺僧，間有客籍之徒，其餘凡百事業，大多是本地土人，所以閉塞之風於今未嘗少殺。名勝古蹟全在北門以外，瘦西湖裏面的船孃，別具風流，韻事尤多，均當另文以記之。

濯足太湖濱

太湖位於江浙兩省之間，是古震澤，笠澤，具區，五湖等別名，無錫蘇州嘉興等縣都濱太湖，所以你到上列任何那一縣，全可以遊湖，不過三萬六千頃的湖面，三百餘公里的圓周，各方有各方不同的景物，水石園林，真是變化無窮。

無錫的湖濱區有五鄉：富安，開原，揚名，開化，新安，皆屬濱湖。湖上島嶼縱橫，風帆點點，完全是天然本色，人工經營之處尙少，其超曠之致，頗足以引起「豪情逸想」，西子湖不能比擬也。

自無錫城趨太湖，沿途要經歷很多的名勝，如惠山，錫山，梅園，錦園，萬頃堂等處，然後一片汪洋之太湖可以入望，可是遊太湖至此，尙不足以盡其能事。

假若你步入錦園登荷軒榮氏別墅及嘉蓮閣等處仰面一觀，或者在萬頃堂憑欄俯視，都可以看到對面有巨石突入湖中，形狀如半島，那便是湖中惟一的所在「鼇頭渚」。

鼇頭渚在充（衝）山麓，因爲突出之巨石，形似鼇頭，故名。又因爲此處是太湖的出口處，所以登臨其上，俯瞰湖流，波濤奔騰，氣象萬千。自錦園和萬頃堂至此，有渡船往返，非常便

利。

龍頭渚雖然突入湖中高出水面，可是近水之處，小石嶙峋，人們到此，不但登臨觀覽，並且攀援下墜，踞坐在水面嶙峋的小石上，此時奔波當前，回顧奇石壁立，真是得未曾有之勝境。

已竟成爲歷史的慣例，凡是到此登臨的人們，都喜歡赤足着水，藉踏奔流。有的人是僅僅坐在石上伸足着水，胆量大的人，便赤足踏嶙峋之石，往來梭行，小姐們，因爲勝境的陶醉，也都不顧一切，無不赤足着水，雜沓其中，所以碧波萬頃之間，巨石峭壁之前，美麗的衣服，越發襯映出舒足裸臂的風姿，也會想到或許是「洞天福地」之稱的太湖，天上「安琪兒」翻然來臨。

不過鬧歡了的她們，不留神會要喊叫起來，因爲波濤的加緊，踏不到石頭上的時候，水的力量會強迫她去學游泳，不要慌；在這裏是有水上警察，整日的在梭巡着，寄語大家，是絕對無虞的。

清歌暗灑傷心淚

京口爲長江商埠，省府移設已後，倍增繁華，南京所沒有的希奇事，鎮江都會發現，歌妓便是一例。

欣賞林歌場的盛況，已入韻事，不過僅僅略誌其端倪，她們——歌妓的策源地，仍舊是小型的娼門，所以不同於京滬的。祇是簡陋而已。每日華燈初上，歌場開演，非至午夜不止，因爲許可點戲的關係，紅的歌妓，每晚三番五次的跑到歌場，却又東奔西走的酬應，自然聲價較遜的呢，不能不每日頓感冷落的了。

蘇報，是鎮江一種小報，因爲沒有多大的需要，所以是兩日發刊一次，內容的新聞當然是無所謂了。有一版特刊，却是主要的材料，也就是此報的生命線，你道是什麼？乃是全埠歌妓的姓名和地址表，爲閱讀人的便利起見，更以等第而分類。區別出「書寓」和「班」來。

欲謀認識她們，是以點戲爲初步的，點過戲可以被請到她們寓所去，說起來奇極了。她們的寓所麤集在後街一帶窄窄的巷子，幾至兩個人不能併肩而行，入晚紅燈閃耀，花名標舉，本來是公開應徵的歌妓，卻要點戲爲謀面的階梯，及至到了她們的寓所，又像是臨時的待合室，因爲標舉如許的花名，却不盡在寓中，三五間客舍坐僅容膝，悄悄而來或指名約請，亦能瞬息即至。每夕殘留在寓中的她們，那就悽涼極了。

當你走到她們寓中，約定的人還沒有來，或者竟不能來的時候，她們——殘留在寓中的，也必盡地主之誼，除去茗煙果碟普通的酬酢外，也必操琴，自歌一曲，聲調之悽涼，不但不能悅耳，反足以興悲，在她們強爲歡笑之中，找不到一絲一毫的生趣，假若沒有人在旁邊監督的話，她們會暗灑傷心之淚的。同樣的人生，便會有不一樣的情緒，不獨她們唯然啊！

小因無語送糖來

飯館酒樓裏暗藏着光怪陸離的現象，自然在富麗堂皇的北京是沒有的，而沿江各地，商賈雲集的碼頭，那真有不可思議的韻事，和不成其位的趣聞，南京也就不能例外。

夫子廟一帶，飯館林立；不獨女侍充盈，歌女侑酒，而其他的「行商」，「穿梭般的往來其間，倍增熱鬧。

當你坐定飯館房間之內，隨便一點兒，可以免去到其他商場的麻煩，因為商場裏的商品雖多，可是格於時令，慎於選擇，都有相當的費事，飯館裏的「行商」呢？應時按令的售賣，並且精粗俱備，譬如盛夏之時，一會兒就有賣黑油紙扇摺袋挑簾而入，你如果需要的話，立刻可以交易，你不要的話，也需要費些唇舌將他攆出。可是沒有幾分鐘，門簾起處，賣蚊烟香的來了，完備一點的，並且兼售燃香盒，一客不煩二主，買香外帶買燃香盒，真是便利已極，假若來者不拒樣樣都買些，也許在那圍座大嚼的時候，賣獎券的又來了，他們用一隻「講義夾」大小的紙板，再用鐵夾掛住各色號碼的獎券，五色紛紜，向各位面前兜售，他們的作法就不同了，嫌皮碍臉攆之不去，等到好容易將他對敷走了，又給您換上一場，也許是相面的

也許是賣鮮荔枝的。

更有出奇的事來了。門簾微閃，一個服裝美麗的小囡，年齡也就在五六歲，一聲不響的向主位上一鞠躬，同時一隻鐵製外面糊花紙的糖盒，擺在掉上，盒蓋起處，有可糖，口香糖，葡萄乾，乍觀之下，真使人莫名其妙她是作什麼的。但是稍一回味，你就能了然胸中，因為什麼呢？簾外有人用低低的響音喊着「先生，買糖。」

假若你要明瞭其究竟的話，可以告訴面前的小囡說：「叫你媽進來。」或者留下一塊糖，給小囡一張大數目的錢票，他必定因找還餘下的錢而自動進來了。

覓侶偕遊瘦西湖

揚州名勝，首推瘦西湖，湖在城北，又名「保障湖」，自虹橋以至平山堂凡四公里都是瘦西湖的範圍。原來城的東面和南面爲運河所經流，鎮揚汽車站就在福運門和鈔關之間，

下車所經官渡，便是運河。城北護城河東西也是直貫運河，迤邐西北而通瘦西湖，却都是出於一源。

瘦西湖的遊法，無異於西子湖，既是可以船遊，一樣可以陸遊，不過在江南一帶地方，總是船遊名勝會令人益增雅趣，尤其是瘦西湖，因為湖中遊艇也多妙齡船娘，其神秘獨到之處，不能令嘉興船娘專美於前。

遊覽名勝，不需要成羣結隊的，因為那樣容易生出許多的牽掣，對於遊興會能減少，可是獨遊呢，雖然減免了無謂的牽掣，又增加了孤寂的苦悶，所以每屆名勝之區，有意登臨，相當的伴侶，却也難於尋覓。

揚州古稱繁華之城，重要之鎮，現在已竟失成了他的繁華和重要。內地交通，除了實去名存的運河航行以外，尙有三路可通：一，瓜郵公路，二，揚儀公路，三，鎮揚公路，就中鎮江是南京的門戶，所以到揚州遊覽的人，多取道鎮揚公路而來，那麼覓侶導遊，亦多肇源於此。

鎮江的歌妓，大多來自揚州，清歌軟語，尙識風趣，因為鎮揚兩地，隔江數十里的距離，她

們久已視同市內往還，熟識些的人，你就是不邀她作你的嚮導，她也要開口問你去遊瘦西湖，何況你正在覓侶呢？

船上，路上，車中，湖內以及飲食起居，有了她們這種很熟識的伴侶，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實際上，她們也就專恃這種熟稔的場面和手段，來作她們營業上的一種陪襯，

瞧吧！車出天寧門，未至綠楊村的船上，已竟雙雙安坐的士女們，大多是來自鎮江而有熟識的她們作了旅伴。不然的話，你甫出城門，車夫及船家的紛擾和句圍，真有使你「行不得也」之勢，會能減少瘦西湖的風姿呢。

人醉四五六

十年前的南京，城北荒蕪景象，未嘗寓目的人，幾至不能想像其萬一，當時人們住居多在城南，市井繁華，不少遜於今日。近來城北建築一新，亦將無隙地，而城南的繁華所在依舊，

人口既數倍於前，「食」「色」之慾亦隨之而陡進。

昔日秦淮河一帶，夾岸非飯館即妓館，現在雖明令禁娼，而變像之歌女猶然存在，至於飯館則女侍充溢，妖嬈美艷，亘全國各城市無於倫比。

飯館的種類很多，名稱也多標奇領異，上等者大都稱爲「酒菜館」，「酒棧」，或「酒家」，一是以紹酒出名，菜品亦頗不惡，次等者則名稱光怪陸離，賣麵者稱爲「麵館」，兼賣夜食者，稱爲「宵夜館」，「早點者稱爲「粥店」，可是也賣飯。再其次則近於摩登化者稱爲「餐聽」，「食堂」，「食品社」，「菜社」，內容大多中西南北，一場糊塗，無可口之味矣。

凡不能以酒菜號召之飯館，必能以女侍眩人。就中「四五六」菜館即其一例，「四五六」在夫子廟一帶，即有三處之多，猶之一萬全「酒棧」之有四五處也。可是「萬全」酒棧，在南京是第一等酒菜館，而「四五六」是第一等女侍出名之飯館。

每當紅燈初上，「四五六」門前車馬如雲，樓上下坐客紛集，嬌聲軟語，加上歌女往來侑酒，稱得起是酒不醉人人醉人。

她們的裝束華麗二字，皆不足以狀其萬一，她們的來源，每多運自滬上，她們的住處都在石壩街一帶，她們的技能全會清歌妙舞，她們的……

總之，她們的一切都可以醉人，人醉了之後她們更可以表演一切的技能，所以夜闌人靜，公共汽車停駛之後她們的活躍，直可以睥睨一切。

飯館的老闆真是聖明一時，厚厚的一疊「套報」上，張張都登了廣告，廣告上都羅列了她們的芳名，和茶社的歌女並列，作人們「入醉」的指導，有裨於「食」「色」之慾，實非淺鮮。

倩影留痕獅子林

獅子林在吳中爲名園，毗近婁門大街，門臨潘儒巷，入門爲一小廣場，備停車馬，儼然是貴族館邸，初不見有園林氣概。現在已爲邑富紳貝氏私人園第，可是很局面的遊人投以名

刺，並且酌給司閣的酒資，暢然無阻的，依舊可以遊園。

入重門以後，迴廊紆曲，山石奇偉，極盡人工技巧的能事，有人傳說，園裏面的湖石假山，所以玲瓏擅勝的原故，是元朝時候倪雲林所佈置。按倪係無錫人，以胸中邱壑，不發洩於紙墨之上，而設計於園林之內，也未屬無因；況且此園在元明兩代都是獅子林寺產，寺僧招致名士，又自屬易事耳。

吳中士女雅慕獅子林的富麗，很願寄跡其間，更因為園裏邊的山石玲瓏，屋室曲折，容易作他和她們的密語清談之處。所以無閒晨昏，不論冬夏，總是孕育着很神秘的遊人。然而更有新奇別樣的韻事，會自然的流露出來。

她們——春情蕩漾的匿跡在園內，寄情於山水之間，浪漫的他們姿意的追求着，良好的環境，多少更給予人們精神上的挑逗，所以倩影飄忽，驚鴻在目，園裏春色，時常是充溢着，只要是你富於欣賞性或者具有吸收性，那麼你會有偉大的成功。

這樣一個優美的經驗，告訴過我，假若你照像機裏面的膠片充足的時候，在園內的士

女都是你取景上的點綴品，但是多少也需要些技術，十足的「阿木林」不能語此也。

她正倚在石舫上眺覽着對面曲折的長橋，假若你高興用這比擬於北京頤和園的清宴舫——石舫，需要她來點綴的話，你可以用清妙而委婉的詞句說：「這樣背景攝入，必能增加人的美麗，」作一種藝術上的乞求，可以不必等她的默許，立時可以攝取，不但不遭拒絕，她一定可以給你一個入畫的姿勢，等到戛然一響，攝影既畢，回眸一笑，嬌羞半露於她的倩影輕輕留痕了。

詩窮而後工

瘦西湖的風景是那樣的清淡柔媚，而湖上的形形色色，一切的動態，又是那樣怪怪奇奇，可謂人間天上兩不分的地方，出之於筆墨，有不能盡肖其意者。

湖程蜿蜒，一經虹橋，即入瘦西湖領域，遊船往來，很多佳趣，首先感覺的就是攤販，穿梭

般的兜售各項零食，這在南方水鄉和沿湖是一種普遍現象，夏季遊人更多的時候，如端午節的鬧龍舟，六月十九日觀音山盛會，那簡直的成爲鬧市，頓失瘦西湖本來的神韻。

過了五亭橋，右望觀音寺，左瞻平山堂，湖境轉爲清幽，又有了妙不可言的事，原來盛夏苦熱，五亭橋是橫伏湖面，大小遊艇，都是穿橋孔而過，因爲橋面的偉大，橋孔幽深，涼風襲來，自是爽快異常。揚州人們真會享樂，他們和她們，撐了船停在橋孔底下，乘着風涼，在那裏看牌。〔下江一帶人的管打牌叫看牌，蘇州迤東毗近滬上，多叫碰和了。〕趣味之別緻，爲他處所無。

遊船到五亭橋大多停泊，任人登亭遠眺，在這裏雪天的奧妙，就是不具藝術眼光的人，都感覺到無上的美，江南的雪，中加雜着點點紅梅，尤其瘦西湖的梅花更加茂盛，小金山回眸在望，法海寺裏的小白塔進入眼簾，使我常住北國的人，彷彿又到了北海公園似的。船孃們告訴我：「這個塔是乾隆遊江南鹽商們爲了點綴湖上風光，鳩工一夜而成，」有此傳說罷了。不過塔的構造，確和北海的白塔初無二致。

夾岸的蘆荻楊柳都陪襯了湖上的自然美過了五亭橋在幽靜中微聞吟哦之聲來自岸上，不悉何來雅人，到此對景朗讀，一會兒工夫，有一枝長竿，頂頭繫了一隻布袋，口是撐開在那裏，遠遠的伸入船頭，彷彿接取什麼物件的光景，她們停住船說：「放些銅子在袋裏，」細問究竟，才知道，是瘦西湖上的一個著名的詩丐。

據說這個詩丐當初是一位教讀先生，後來衰落了到處吟詩討錢，大致關於咏揚州的名句，和唐宋詩人的名作，他都能背誦着唱，有時候也唱隻小調兒來湊趣，羈遊過客大家憐惜他是文貧，都爭着擲錢給他，所以十餘載以還，尙能健在。

同行的她笑着對我說：「詩窮而後工。」啊！我說：「妳太刻薄了，工什麼呢？」她微愠着又說：「工於乞討啊。」

敷粉施朱弄風姿

滬上旅舍，首推「國際」。其次「新亞」，「士紳」旅海上，沒有不嘆為「安樂窩」的。實際上一般旅舍中的神秘，在這裏是找不出來的，假若你精於鑑賞的話，在「新亞」小住，然而不無韻事可尋。

「新亞」主人是粵籍，所以內部的洋味兒之外，更加上廣東味兒。「洋廣」本來是聯用名詞，的確不錯。單就內部僱用的女侍而言，也分為兩大幫：一蘇揚；二廣東。她們的工作是問事處的職員，衣帽室的管理員，電話分機和上下電梯司事，此外如打掃浴室之娘姨等，都是蘇揚一帶的人，自成一團體。中外食堂之女侍則純為廣東人，也另形成一個團體。所以性格習慣，以及服裝打扮，也就截然不同。

蘇揚一帶的她們，大多是操着下江聲音的國語，絲綢的洋裝不施脂粉的面龐，輕鬆淺笑，儀態萬方，不過在滬濱人文商賈會萃之區，不覺得有什麼奇異之處，縱然夾雜着揚州娘姨布衣魯鈍，也不顯出怎樣的刺目，因為這是江南江北的一種普遍的調子。

可是粵籍的女侍們，就別具風格了。

當你步入食堂的時候，立刻有一種感覺，這種感覺也並不怎樣尖銳化，祇是有些眼花撩亂，經過了一個不很久的時間，各方面加以鑑賞，思索研究，所得的結論，是他們粉敷得厚，米施得紅，一色的布衣雅潔，蚊蝶穿花的一般，往來室內，感覺自然不同。

她們更有活潑伶俐的風姿，極規矩極謹慎的服務態度，最奧妙而難得的是一律的身材，都表現出那樣的修短合度，聯想到他們考選時候的精到，真不能不佩服主事人的能力。有一次，她們中的一個，當她用精緻的鏤花白盤送一蓋碗飯到面前時候，發現了一隻晶瑩的鑽戒在她的左手上，這個印象，使人很久很久的未能消滅。

笑指落帆亭

嘉興船娘風雅可人，已兩入韻事，久羈秀州，凡屬南湖景物，朝夕遊賞殆遍，城區裏的公園，因為歷史更淺，除去一座紀念塔之外，要算那個四角亭了。縱然花木成蔭，細草如茵，只是

遊人寥寥，她們說：「入晚不要去，裏面有歹人。」其實公園所在，是頻湖沿路，又在城區之內，歹人絕不會有的，她們的目的是不要離開「南湖」，更不要離開了一船，可是糾纏了她另覓幽攪勝的地方，却也另有所在。

嘉興境內多水，幹河凡八，支流宛委，不可勝數，並且是縱橫相通，自南湖過滬杭甬鐵道下，再沿河北航，經魚行街入運河幹流，舊有閘曰「杉青」，現在閘雖廢而設有關卡以徵稅，並泊置小汽艇，藉以緝私，俗呼爲「洋關」。帆船往還，終日不已。她們奮臂操舟，直駛此處，河而漸寬，北風蕩漾，精神爲之一爽。

這一段曲折的途程，櫓聲款乃，和在湖中盤桓，大不相同，真有携此麗人匿跡江湖，而效范大夫陶朱公之幻想，經過至少有一小時的行程，船駛漸緩，她擲篙微笑，昂首西指，低聲的說：「落帆亭到了。」

考舊杉青閘宋嘗置吏設，廨因建亭於此，名爲「落帆」。重修後，亭旁又建「太白亭」。祀酒仙李白，架石成山，頗多幽趣。棄舟相偕登岸，攀援假山步入亭中，常常是寂無一人，亭面

臨河。憑窗瞻眺，景色絕佳。據說天氣向晚，河中舟行不停，而岸上的行人絕跡，在此亭中倚僂而坐，興趣更濃，南湖裏面的遊船猶集，塵霧滿天，不能與此比擬。

在亭上她指點你最後的古蹟，是亭後有朱買臣妻崔氏之墓，因為她不同意買臣的落魄，改嫁杉青閹吏，後來買臣榮歸，其妻羞死亭灣，因即葬之，遂名「羞墓」，順手看去，黃土一坯，亂草叢生，斷碣傾斜，不辨字跡而已。談到「羞墓」，假若你也重重的竄斥買臣之妻幾句的時候，她也會怒目嬌嗔，爲死者吐氣。

這樣長時間陪你遠遊的她們，是風雅的一流，也是更有深交的一種表示。不過，船行爽岸中，會有些浮華的青年或頑皮船家，亂拋磚瓦於舟上，表現着妒意，其實這也何嘗不是所謂「歹人」一流啊！

柳暗花明又一村

南京歌女在七八年前，確保有北京鼓姬的態度。北京鼓姬雖然也操副業，但是直到現在仍舊不能公然應徵，藉作高抬身份的護符，南京的歌女就大不相同了，縱然還有幾人高標「歌星」字樣，仍雲耗費相當供獻，才能一親芳澤。此外一般的歌女們，那就無論船上，茶廳，酒館，飯店一律可以飛箋應徵。

不獨夫子廟一帶歌女往來如織，就是劇場，影院，彈子房，玄武湖，陵園，娛樂場名勝區，都短不了她們的芳踪，然而不是她們單獨行動，却都是有高官顯宦式的所謂公務員作她們的伴侶，所以歌女之盛，數載以還，可稱爲一時無兩。

她們的來源，本地人確實是佔少數，雖然下江婦女國語尖音過多，不宜歌唱京劇，而本地人之去聲國音更不相宜，所以蘇州人，上海人過多，其次就是左近之鎮揚人，因此本地人祇能冒牌歌女，間雜各處應徵，實在也不乏其人。

因爲多屬客籍，更是便於酬應，所以住家很少，大半寄寓旅舍，鄰近夫子廟一帶的客寓，都是她們的香巢。

內中寄寓最多，妍媸不等，要算新開的「又一郵」了。

當你休假無聊，寄情於歌女，簡便方法即可商之於酒館茶房，或河中的一船。老闖在你給他範圍之下，立時請到新伴侶，其中「又一郵」之旅客為最多。不過最好你不要問她在那一家茶社演唱，因為那樣簡單而應召，常常為人嗤笑，記得「又一郵」中之二十八號寓客即是第一名歌星，現在已成爲伶界泰斗，不過彼時尚有中央飯店裏的寓所，此處是另一方便之「待合室」罷了。

最近經驗的憤家，也常常逕赴其間，隨意獵艷，經濟恐慌中的一九三七，大都會也會變形的。

岳廟小市廛

西湖的岳王墳在湖濱的交通上和勝蹟上，都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墳在棲霞嶺下裏湖

的北岸。凡是到西湖去的游人，一定要到岳王墳上去瞻拜一番，途程是從西湖橋沿岸環湖馬路經過鳳林寺西去，便先到「岳王廟」。

岳王廟的建築，在西湖南北兩山間三百六十寺院中，要算是最宏偉不過的了。廟門南向，額題「岳王廟」三字，正殿尤為高大，朱漆點金，異常堂皇，長鬚飄然的岳武穆像，雜配着歷朝名人的扁對，壯麗而嚴肅，置身殿上，只感覺得充滿了北方一般宗教儀注的大佛殿，而忘却了是在江南湖山勝地的岳王廟。

後殿為啓忠祠，旁邊有五侯祠和五夫人祠，是附祀着岳王的父母和子媳，足徵「忠」「孝」之受人崇拜，深增令人警惕。啓忠祠的前面有一個小小的池塘，滿種着荷花，深夏紅花碧葉，很有逸趣，池上有幾座亭子，游人無閒男女，都用作倦遊休憩的好地方。

從後殿南去，便到岳王墳，但是這裏，有很煩鬧市肆一段，不由的，感覺着很刺目，雖然不是怎麼宏大的市廛，而是些土產攤販，終究有些庸俗不經，有人說過：「西湖雖好，只多俗僧」，沒想到這一段攤販造成的庸俗，却更有甚於俗僧了。

靈隱寺也不免有三五攤販，不過賣些假念珠香串之類，因為環境的關係，配以漫坡山路，線條尙覺得柔和，此處攤販所出售的大人的鞋襪手杖，兒童的刀槍玩具，日用品中的竹籃篾筐，照像畫片，真是五光十色而討價的荒謬，無不一請君入甕。但是多少婦女和小孩子圍在那裏，也或者她們是屬於不能入甕的一流。過此即至岳墳，墓門前有小橋一座，橋下有小池，旁有井名「忠泉」，入門有石路直達墓前，兩側翁仲凡六，碑題「宋鄂岳王之墓」。左側附岳雲墓，碑題「宋少保岳雲之墓」。遊人至此亦多重爲展拜。至於墓門後面鐵欄內有四鐵像，向墓長跽，說者謂秦檜和其妻王氏，張俊萬俟卨等四人，都是參加謀害岳王的人，所以後人多向之涕唾。和北京東獄廟七十二司的情形一樣，這種行爲和當時建築上的設計都欠審慎，所以「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之句，却是有所謂而發的了。

由岳墳出來，登舟蕩入湖中，不由得使人精神爲之一其實轉，西湖的妙處，全是在湖山之勝啊！

閒話嚮導員

盛極一時之上海嚮導社的營業，給人們一種很深切的想像，其實也不過變變花樣，供人們增加一種消遣而已。閉常調查此項營業截至現在，雖經官方取締之後，尚有八處之多：上海（一〇四一四）二，女子（九一六四三）三，交際（九一四二三）四，美女（一九四一）五，桃源（九四八九四）六，愛皮西（四五六七三）七，新村（九一六九七）八，蝶來（九一五九一）九。因為他們營業是靠著電話，所以將電話號數也附記在上面，作家嘗試嚮導的嚮導。

由光怪陸離的名稱上看來，很明顯的是以女性為營業中心。

事實是這樣，當你旅居滬上，一切感覺陌生的話，可以倩人加以指引。意非不善。經過透視之後，却又大不相同，自有另外一神秘之存乎其間。

嚮導最發達的時光，娛樂場飲食店都充滿着她們——嚮導員的芳踪，但是沒有若何標幟，足以讓你鑑別，不過為日既久，你的經驗可以告訴你，她是那一個嚮導社的嚮導員。也許湊巧遇上了性情相合，品貌相當的人，那麼一路行來，人們也就莫辨其為何等關係者，所謂「神秘」於是生焉。

她們的營業雖然是職司嚮導，可是嚮導的範圍很廣，所以當她們應徵而來，常常稽留旅舍終日，甚至你的友朋來臨，大家父父麻雀，她們參加其間，也不失為嚮導；至於遊遊公園，狂狂商場，吃吃館子，看看影戲，更是她們的職責，好在按時計薪，你如果沒有其他「神秘」的話，不會讓你格外有所破費，這一點，在商品和貨幣雙方，尚稱交易公允。

在你電請嚮導員的時光，和請歌女不同，你事前既未謀面，請到後更不能選擇，除非你冇了一次的素識，指名電請之外別無良策，所以她們出差時間的長短，自己能够明白自己的能力高低，因為她們凡是不能够得到人家的歡喜，祇可以在短短時間，或者是在一個起碼時間被給薪遣回，不過一般人的鑑賞力不同，所以嚮導社內的人才也要濟濟，你電召她

們來的時候，未嘗不可以儘量給一個範圍，不過礙於出口的人們，大多不願意在面貌體材上說範圍，其實，又待何妨呢？

……

……

……

海上充任嚮導的女士，經調查所得，居然有受過高等教育的，最低的也受過初等教育，至於毫無知識的僅占少數中之少數，不過也有來自鄉間者，所以她們服務精神，尙屬不惡，但是人慾橫流的滬濱，欲求其出淤泥而不染，那真是有如披沙揀金之難。

她們經你電邀到來之後，如果你僅有一人在室，她首先一句的酬應話，大多因人而施，假若你是西服少年，她必定說：「是米斯特？」這樣一句似問非問的稱謂，很可以破除一切僵局，如果你有二人以上同在一室，她必定換一句語法，變為純粹的問話，「那一位是米斯特？」不過她們的招呼，却都很自然，很大方，像是有地主之誼的地位似的一位來賓，更客氣一點，換句話說更斯文一點，她也會在手提包中拿出她的名刺，很輕盈的每位送上一枚。這樣，室內的空氣立刻會突破緊張，而變為柔和，大家互償通了姓名，便可以暢談一切了。

她們來了之後，經過幾分鐘，也許幾十分鐘，必定找一機會，向她們嚮導社裏去一電話，雖不全然如此，大多是這樣的；同時也許社裏有電話來查詢，表面上彷彿是服務精到，實際上也許是相互督察着，也說不定啊。

厮熟的呢，在吃飯的時候，特約來吃飯，或者抽空去看影戲，雖有「神秘」而不額外破費，掉掉搶花，表示好感，這是江南女性的特長，全在個中人心領神會，不言而喻。

劇院中看戲，若臨是感覺孤寂，雖不必嚮導，亦無妨約來伴座，祇要說明你所在的廂位，依然可以跟踪而到。其便利之處，稱之爲「隨心所欲」，誰曰不宜？

最後要注意，她們的工作固然以時計薪，付薪之外，稱心如意的「特給」，是不可少的，究竟怎樣比例的「特給」，才能謂之爲稱心如意呢？這在你就事實上臨時加以決定的了。

泥人原從法相來

擁有名山勝水的無錫，一經涉足，實能令人有一樂不思蜀之感！

然而這並不足爲奇，更能使人留戀的是請你在城內舉步走上一遭，會驚嘆無錫尙有偉大工商業和特殊的手工業，雖然僅僅有南北二公里，東西一公里半的一座小小城垣。

人口的密度，交通的發達，在東南首屈一指，自車站入城，是經工運橋進光復門（新北門），當你一過工運橋的時候，已經有特殊的發現，路旁兩邊市肆林立，而他們的特殊手工製品——泥人兒，陳列的五光十色，並且鮮艷奪目。

在這裏的泥人兒，不僅是一般充作兒童玩具的泥人兒，因爲種類的繁多，有的專給成人們欣賞的，或者是供應用的品類，近年頗爲不少，比如直徑一英尺長的獅子頭掛屏，懸諸室內是何等輝煌成對的金色臥獅，用作書靠（Book Support）豈不比綠烤漆鋼鐵製的美觀的多。至於盔鎧的武裝，半裸的女人，石膏的人頭，騎鯉魚的大胖小子，那些真不敢恭維，不能算是新鮮。

原來這些製作家是在惠山，惠山因惠泉而得名，是一種簡稱，在西城外約三公里，市肆

大半設在城廂，不但如此，沿岸名勝之區，雖然攤販都在寄售，旅舍賬房也多雜陳，大致都是些粗製品。你要仔細購取的話，須要充分選擇，價格也要磋商，他們一吹大氣兒一的工夫真行，幾句話的時光，可以替你裝上缺頭短尾的泥人兩長方紙匣，敲上你二三元的代價，還能使你滿意而歸。

其實所謂精製品，是另外有花樣，在製作家的技能方面來講，他們可以端像人的面部輪廓，頃刻而成就一具現實的人型。其次呢？便是能作像所謂「歡喜佛」一類的模型，前者是公開的技術，後者係秘密的製品。

快要到光復門的道左一升泥人店，老闆娘是恁地的漂亮，而她的幼女三數輩也都是沿襲乃母的風度益發的漂亮。加上少女的丰姿，為有目共觀的俏麗，旅居太湖數月，得到人們的傳說，秘製品的泥人兒，以她們的出品最精，可是躬往觀光，亦復爾爾，却和盛傳之楊柳青豐潤縣出品的一避火圖，為少女渲染臉譜是同一的傳說，這也是南北輝映，風光盡同的一個絕妙的佳話罷了。

人約黃昏後

杭州攬湖山之勝，中外遊人所趨，庶政亦漸維新，食宿遊覽之區，已有新都市風味，所有明娼歌伎早經禁絕。

不過禁令是禁令，事實是事實，湖山勝地，能無美人？雖然浪漫派的文人有此狹邪之思，逆旅過客未嘗無岑寂之苦，因此失業的她們仍舊朝秦暮楚，極端活躍的，充作借遊的伴侶。新市場是瀕湖最熱鬧之區，由公共運動場起迤北長近一里，沿湖設欄，中植花木，並置露椅供人休息，通稱爲「湖濱公園」。自春徂秋，這個地方是熱鬧非常。

買舟入湖的遊人都聚在此處，所以設有碼頭五，自東南迄西北，以次定其名稱，而第三四碼頭已漸脫繁鬧之區，傍晚人聲亦靜，在這裏來雇船遊湖的時光，可以得到新伴侶，然而須要有相當的經驗和忍耐的工夫。

薄暮遊湖，大多無目的地隨意蕩漾，任其西東，可以縱覽環湖景物，入夏藉以兜風。在舟行往來的時候，有些女性，美服裝，貌都麗，飛波流盼，微送過來，你有經驗的話，給回適當的應答，她們能操舟相傍，漸趨熟稔。即或爲避免舟子的耳目起見，她們也會給你其他的暗示，比如喊舟子回去，而高聲告訴他，到第四碼頭下船。你要是有經驗的人，以喊舟子到第五碼頭下船，那樣不會令人難堪，下船後，可以從容相會，這不過示其一例。至於三潭印月曲欄之中，平湖秋月祠墓之內，入夜前往，她們的芳踪更多。

旅舍的禁例甚嚴，黃昏密約，湖濱公園是大本營，所以一度相識，無非舟遊湖心，三四次的相識，日間方可借遊名勝，至於造其芳巢促膝握談，非夙識不可也。

炎夏多蚊，使人不能寢，划舟湖中，藉以銷磨永夜得舟子之言，入吾韻事，未識然否？

濱湖密語夜何其

玄武湖在南京要算是無上的名勝，也是首屈一指的公園。實際上說，偌大的都會連一個較好的公園都沒有，雖然城東南復成橋畔有一座第一公園，那祇能叫廣場，公共體育場就設在旁邊，所以更覺得荒涼。

入夏以後，人們的乘涼都在街頭巷尾，赤足裸臂，有如人型陳列大會，陵園雖則也好，只是城闌荒僻，入夜不便，而玄武門又至遲夜深始閉，所以湖濱船上都是仕女們的納涼之所。玄武湖一名「後湖」，又稱「五洲公園」。出玄武門外，一道長堤橫貫全湖直達太平門。這一道長堤今名玄武路，有公共汽車穿行其間，東北湖濱尚有環湖馬路，自和平門以迄紫金山麓，樹林陰翳加以水光山色，不失為江南佳麗地。

湖中島嶼，初以五大洲名，名實不雅，現易名為：環洲（亞），櫻洲（歐），梁洲（美），翠洲（非），菱洲（奧），除菱洲外均與長堤毗連，所以既可陸遊，也可以船遊，島嶼之上多是花木殷繁，茶亭酒館，所在皆有。

遊船大小皆備，划船近年尤多，基於供過於求的原則下，所以賃價極廉，普通遊船週遊

全湖也不過小洋四五角，划船每小時價可一角。每至夕陽西下，青年男女，多喜划船，入夜涼風襲襟，任意飄泊，真有樂不思睡之感。

湖濱堤上樹木特別蓊茂，倦於划船的她和他們，都匿跡在樹林中；或倚臥草地在低聲蜜語，任是湖心的船聲款乃，路上的行人嘈雜，不能擾斷了分毫。夜漸漸的深了，她和他們，常常的眷戀的兀自不肯起身，而湖上遊人已少，喊喊喳喳的軟語，會被人們聽着格外的清楚。直到船娘們收拾了槳篙，成羣結隊的歸去，燈光閃處，才見對對的情侶緩步而出。

湖濱深處至玄武門，也要有一個相當的長度，深夜值班的門警，却會扳起面孔，在入城的時候，給一個仔細的盤查，你覺得是很殺風景嗎？但是這樣殺風景的事件，每晚是「」所在居多「」的啊！

吳門歌女入夜狂

南方小調咄咄輕輕歌，的是另有風味，尤以少女們的對唱，發出自然不同之高低，真能令人神怡。

蘇州歌女爲數不多，城內市街入晚頓失繁華，雖然喧闐鬧市的觀前街，燈火亦均零落，城內的景象完全現出黑夜的恐怖，而閶金兩門門外市肆林立歌場羅列，燈紅酒綠，絃管嘈雜，非至午夜不止。

入夏酷暑，較大的旅舍或戲院多增開露天歌場，這一類的歌場大多設在屋頂，傍晚的時候，聽衆紛紛來集，無論本地仕紳，遊覽過客，都是輕搖蒲葵，斜倚籐榻，清茶一盞，坐聆清歌慢奏的小調。

歌女們無甚別緻，然而蘇州女子固有的清俏，在她們的身上好似都增加了成分。不施脂粉的面龐，嬌小的身軀，服裝上彷彿很隨便，大概都愛穿雲紗和拷綢一類的玄色材料，但是越發顯出她們的「天生麗質」來。

當她們尚罷小坐，額角微汗，側身揮拭的時候，一種嬌羞無力的神氣，可以給全場的聽

衆一個老大的欣賞和慰藉。

她們是要求聽衆點戲的，不過在表面上不含有其他成分，也不照鎮江歌女和早年此地的慣例，是以歌場爲相識之初階的。然而經久的素識，她們的要求也就逐漸加大，狂歡也就隨之加高；所以在歌場散後，她們逕直回家，恐怕在儕輩中要算最坦白的事。不是宵夜館有人請夜餐，便是旅舍內約去清談，夏夜最出風頭的是汽車馬車，相偕沿城垣大馬路經青陽地至洋關一帶去兜風。

汽車在蘇州城內除通衢外，很少有他的用處，馬車呢却仍舊很時興，多做篷式的，風雨之夕，也可以扯起來改爲篷式，一段長長的路，經過衙門盤門的靜悄悄的半鄉鎮化的區域，再轉入租界的青陽地，人烟午夜不絕，尤其盛夏沿路兜風的人們汽車鳴鳴，蹄聲得得，有睡在城內的人，夢想不到的繁鬧。這其間的人，歌女們要恐怕佔去最大的數目呢。

大觀園裏水包皮

揚州人的時間，通常是上午消磨在茶館子裏吃茶，所以有一皮包水之稱；下午呢？是浸在浴室裏，所以更有一水包皮之謂，因此揚州的點心，馳名海內，揚州式的浴室遍設寰宇。

揚州到南京水程旅費，只須塊把小洋，張帆的木舟飄然而至，看吧！南京市上的新舊浴室無不由揚州人包辦和；京津一帶的澡堂，全歸定興縣老鄉所主持是一樣的情形。

未繁華以前的南京，浴室很少，不稱浴室，而稱浴堂。大半多在城南一帶，以後遍設城郊，亦多宏偉的設備，緬想韻味之佳，尙少遜於揚州浴室。不過大都會透視下的情形，非常複雜，能有令人不可思議的勾當，祇是在個中人領會不領會就是了。

話說南京城東北區，過了繁鬧十字街的大行宮，自右邊往北，一條筆直的長街，今稱碑

亭巷，巷內一枝園的東口，新建一所大庭院，額題「大觀園」，絕對不是紅樓夢上省親別墅改稱的大觀園，裏面更不是金陵十二釵正副冊上的少女們的綉閣所在，乃是男性「模兒」陳列館，揚州所謂「水包皮」的浴室。這樣光怪離奇的名稱，也就可想而知其內容了。所謂大觀園，却是表示其大，不錯，以浴室論在南京也算屬於第一流。沿襲了習用的名辭，也標題爲蒸氣浴室。一切設備，無異尋常，不過官堂雅座，都設在最後一進，服侍招待，也是格外殷勤，這在江南江北浴室中，可以說是普通現象，並不足爲奇。

入浴之後，北方的規矩，搓澡是要另外給資，因此必須喊叫才來，此處則不同了。浴盆間有專人服務，任君選擇，並且不得許可，即自動爲你擦背，（江南喚搓澡爲擦背）所消費時間之長，工作之細膩，爲耳所未聞，目所未見者。浴罷出室，跟縱着另討小賬，勒索之聲，竟至嘵嘵不休。

更妙的事，入雅座之門，你的兩手當時失去了能力，一切的一切，都有人在服務，其精到之處，祇可以「意會」而不能「言傳」的了。

少女多情

無錫的男人瀟灑，女人俏麗，又兼工業發達，以故歐美人士有中國滿城（Manchester in China）之稱。

論到語言呢？彷彿沒有蘇州人的清脆，字句之間的急流湧進，那真是特殊，女人還好，男人簡直的是囫圇不清，所以用純正國音，矯正他們的發音，比較的難多了。

女性的俏麗之外，單有一種足以令人親近的氣襲，所以我用側面的觀察，他們是宜於教小學生讀書，可以收到一般人不能得到的教學上效能。當然少女的風情，由此也能推知一二了。

省會裏辦理一個專門學院，因為要作實驗的關係，特意設在無錫，記得有一位教授牛孫文君，他以實驗教學經驗的結果，公開講演，很可以證明少女們的風情。

因為他的實驗教學是在婦女補習的班級上，他說大家對於入學的興趣不算不濃厚，但是須要男女生分班來教授的，這個理論和他的實驗結果很對的，因為那樣可以防嫌男女的蕩閑險檢。但是他又說：婦女另成一班，也要防嫌，最好不要老太婆參加入學，因為老太婆去了，會漸漸拉攏少女們去作些偷情的勾當。真是覽新的理論和實驗的結果，當時造成全場的鬨堂大笑。

自然，牛孫文教授的詞句是經過修辭的，比聽起來更較幽默，可是我們也佩服他的大胆，敢透澈的講出實際上，教育方法貴乎因勢利導，講穿了，反而失却功效，更使人受到了反面的暗示，增加了罪惡的。

可是事實上告訴我們，他們的風情確實都在高潮，小小的公園，午夜晨熹，任何時候你走去，總是令你感覺着孤獨的難過，因為她們都是對對情侶，妮語花陰間，沉醉着不知歸路的啊！

漫話揚州大舞台

富有消閒意味的揚州，除去飲食風景之外，所謂娛樂那就很少；至於歌妓船孃，自然是本地風光，無庸贅述的了。

單就江南一帶的風氣而言，無論城市碼頭，但凡人煙叢集的地方，對於京戲都有表演，而且人們嗜之若狂。因此，揚州也不例外，清唱茶社一處不算，尙有大舞台戲院，都是每日早晚開演。

論起大舞台來，其偉大差可比擬於北京天橋之魁華舞台，不過正面樓座尙有三層。容量也可及於千人。跑外江的戲班，此去彼來，輪流上演。至於連台本戲，頗爲全城人們所歡迎。記得高百歲在揚州演唱的那一年，全班都在排演周信芳常唱的一類進於荒誕不經的本戲，而且照電影片的辦法，同一戲目要唱三四天，而聽衆也是滿坑滿谷。和北京名伶講

究戲目變換，年只一演，真是大不相同。拿「斬經堂」這本戲來說，江南汗出如雨的氣天，自七月四日至七日晝夜唱至八場之多，最末一場正值風雨之夕，並不輟演，聽衆拖泥踏水而至。縣長也到場參觀，熱鬧的情形，笑料之多，無以復加。

她們——歌妓和船娘，爲了要滿足京戲的癮，早已求着素識的他們，請客看戲。但是夜戲的散場，要在後夜一時半。城北天寧門，城南席儲門，是早已關閉。所以那幾天新勝街的旅舍，如綠楊，廣陵，中西，大陸等，都是利市十倍，男女雜沓，歡笑俱倚，消閒晏樂，另具滋味，不同於海上風光。

那裏戲院，也興「加發」，所以源源到場的男女，茶房也是在陸續搬添座椅，最使人感覺到異樣的，是她們喜歡穿的藕花色旗衫，在那裏幾乎形成了一清一色，一鬢邊鮮花更是照眼欲明。

高大的三層樓，那樣的木板建築，我真是就心有傾覆之虞，而他們和她們，却正是在被京戲陶醉着呢！

個中滋味個人知

按摩浴室的營業，在上海也算是一類新興的事業，和嚮導社同樣被大家看成了極神秘的勾當。

就這一類事業的原則上說，非爲不善，也未始不可；但是富於低級趣味的人多，就變作了十足的不尷不尬，所以鬧得甘居下流，而且流連忘返，演成社會上一種病態。至於認承爲神秘的勾當，恐怕還要算是高明的過分呢。

大世界和北四川路一帶，這種按摩浴室要稱得起是最多，傍晚門前燈光照耀，很明顯的指示出這是按摩浴室，臨街有樓房的，抬頭一望，隱約的可以看見些塗脂抹粉，顧盼流波的少女們在窗口向下張望着，很足以使意志薄弱的男人，當時感到了特別的興奮，能夠不顧一切，銳意登樓，一嘗所謂按摩的神秘滋味。

更低級的按摩浴室，門前也張出了特別減價的招牌，甚至也有減到不可再減的程度，公然標題在門前，作為永久的廉價，由這一方面來觀察，足徵這樣低級趣味的營業，雖然曾經盛極一時，轉瞬間就衰落到以減價相號召，其內容也就可想而知了。

記得在北四川路靠北段的幾家，廉價到全套按摩僅收小洋五角，「小洋字樣在江南仍舊盛行」你經過門前一不留神的話，會有面生的人向你介紹某一家的內容如何的好，有這樣的派遣員在外面擔任聯絡，其實更是失敗的表現，也不過如同北方的土語常說的：「捉捉老憨」罷了。

無疑的，按摩浴室的神秘，是離不了女性為中心的，所以一進門，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擔任按摩工作的她們，都是濃裝淡抹，穿着入時的衣裝，赤足裸臂的坐立在你面前，你如果沒有經驗或沒有人作嚮導的話，真是不知所以，那麼她們也要「捉老憨」了。應當在短時間，也可以說是一顧盼間，選擇你如意的她，單獨指定了，她便擔任了以後一切的工作，這是要慎之於始的。固然，以後你發現了她的不如意，未嘗不可以即時更換，但是有些不好意思啊。

所謂按摩，是先入浴而後按摩，當你指定了人之後，她先陪你到浴室，如果你和她是素識的呢？入門她必先招呼你，倒也免得生刺刺的；其實，在她們是滿不在乎的。

入浴時候，她是不來的，但是她藉此整理你的衣服，摺疊放置，異常平妥，有的按摩浴室故意標奇頷異，叫作什麼蒸氣浴室，你不要管他，江南人的誇大，比比皆然，除去少數的真正土耳其式的浴室以外，凡是裝置冷熱水管的浴室，他硬寫成蒸氣浴室罷出來，她們便要實施按摩工作了。

按摩工作的開始，你首先要發覺的，便是已經被鋪陳好了的特製之小床，多是經她纖手在你入浴時候，親自辦理妥帖的，這還不足為奇，爲了浴後多汗，她輕輕的在你身上各部分撲粉，再用柔軟的小毛巾微微的拭去，動作那樣的迅速，手術是那樣的敏捷，嬌軀婉轉在身旁閃動着，設或沒有經驗的人，此時真比痛飲十年的陳紹，還要來得沈醉。

身上蓋了長巾起始按摩了，在她是依法炮治，在被按摩者，完全感不到舒適，手術更劣

的，簡直的反面感覺到極度的不舒適，可是在另一方面能收到下列特殊的效果：

第一，在按摩的時光，當然是有一搭無一搭的閒談着，趣味更低級的，簡直的可以賦語胡云，她也不老實，能够反唇相向，有無法紀錄的對話，有不堪入耳的腔調，最後，規定了幽會的地點和時間，叮嚀至於再三而罷。

第二，她給你按摩，縱然感到不舒適，究竟是在依法炮治，還有一法：存乎其間。被按摩者也願小試其技，有的並不得她的許可，而且不一依法，一有意無意的也在按摩着她，等到異常興奮的時光，她微笑着說：「阿要……」？

按摩所需時間之長短，通常大約在二十分鐘至三十分鐘左右，至於必要時酌量延長的時間，就很不容易估定了。個中的滋味，只有個中人才會曉得。

她們勒索小費的工夫，真來得高明，你不是看見廉價的招牌嗎？小費則却不廉價，甚至於罄你囊中所有，全部劃入小費，也是時常有的事。

驅蚊薰卧牛

京口毗近江濱，據淮運之要衝，商旅熙攘，除金焦北固可供遊覽之勝景以外，本地土人從事農工生產者很少。

境內岡巒起伏，路勢平夷，僅城南一區，微有平原，農家三五耕植以食，雖然竹籬茅舍，但不能盡脫都市的風景。更因為隔江即入揚州，農事間多江北法式，截然不同於無錫震澤之水鄉。

所謂南郊名勝，有知名之三大寺：鶴林、竹林、招隱。就中鶴林寺前有米元章墓，招隱寺內有昭明太子讀書臺，都是一般寺廟堂皇建築以外，更資憑弔的勝蹟。

入夏微雨初晴，自鎮城南門大街閒步出城，城垣雖廢，而新築瀝青馬路平坦異常，過滬甯鐵路鎮江南站，漸入鄉區，一片蒼翠，阡陌縱橫，碧油油的田隴，灰蒼蒼的桑林，草屋連綿自

有一種南國鄉野間的別景。

爲了參謁觀賞昭明太子讀書臺，經行鶴林竹林兩寺，穿過多少農家，發現了精妙絕倫的一種新樣畫圖。

構圖的方法是這樣：連綿三五農家，門前除去耕耘瑣屑的器具雜陳而外，耕牛和雞犬，都很感覺了初夏的亢熱，經過微雨蒸發，疲倦得要入睡，但是耕牛因爲用過了力，首先睡着了。南方特有的犁牛，毛色多花白，睡臥的左側上風頭，有一堆柴在燃燒着，濃烟四起，籠罩牛的全身，可是牠安睡的正酣，一處如此，幾處都是相同，尤其是在樹陰之下，小溪之傍，更增加了圖畫的背景和陪襯。最艷麗的點綴，尙有及笄的少女，雖然生長農家，可是逼近都會的關係，穿着很合體的花樣衣服，在撥弄着燒柴，替這逼畫圖生色不少。

經過了欣賞，揣摩，研究，終至於大起胆量來向她們諮詢，爲什麼要不避亢熱，在牛的傍邊，燃燒這樣的濃烟。

結果曉得了，是爲「驅蚊子」，而造成這樣江南特有的一種畫圖。

雨花臺畔惹嬌嗔

雨花臺在南京城南，約可里許，據岡阜最高處，相傳是梁武帝時候，有雲光法師在此講經，感天雨花，所以叫作雨花臺，和蘇州虎邱的生公說法頑石點頭，是一類的傳說。所謂古蹟，大抵皆然。

曩歲旅燕，正值端午，客居無聊，到南京閒遊，客中作客，更覺岑寂，在一個下午乘着細雨微風，步出中華門，沿雨花路南行，特意訪詢聞名未見的雨花臺。

所謂「臺」不過是高高的山岡由斜面的漫坡而上，有額垣一座，額標「雨花臺」三字而已。

夾道中有永寧泉，稱天下第二泉，方孝孺墓；再登山有講經坡和方亭，要算是台中的諸般名勝和古蹟了。

山中石子，晶瑩都麗，是中外人士所最賞鑑的，山崖阜頂，到處皆是披沙尋檢，不易覓取佳品，所以本地土人，日常羅掘，擇其上品盛於磁碗中，浴以淨水，渲染得更好看，多遣小女子携竹籃，置四五碗，沿途兜售。所以當你一到山下，她們便擁蜂而來，最令人嫌惡的滿口去聲國音的南京話，發在羣雌粥粥之中，也覺得清脆了些。沿途揮之不去，都爭執着討價，又爭執着在落價，因為在你不睬她們的時候，她們以為價錢討大了，所以慢慢落了下來，縱然一碗石子的討價，由一二元落至二三角，這也不是最低價錢，大概是兩角小洋可以買一籃子的呢？

永寧泉茶社的桌子上，陳列些比較更好的石子，討價更昂，其實和夫子廟攤上的也差不了許多。

下山的時候，不耐煩她們的包圍，買了一籃子，裝在水淋淋的蒲包裏，她替我提着，言明送到汽車站。可是一剎時，又跑來了一羣，仍舊糾纏不散，因為買了她的不買她們的，她們以為丟了面子，來勢更洶，怒目嬌嗔，我沒法子減低了還價，慢慢的且戰且走，出口將走完了，幕

然間閃出了一位俏麗的少婦，說：「先生，她們講了這半天，你好意思不再買些嗎？好，不許多討價，四角錢四人均分。」經她這樣一說，却也有點不好意思，照她說的辦法買了吧！這一來不要緊，又增加了一蒲包的重量，歸途蹣跚，踏泥而回，因為江南公司的公共汽車上，是不要兩個水淋淋的蒲包啊。

攬腕上瓶山

嘉興城內，殊少古蹟名勝，寄園、公園、范蠡湖而外，載之書史的要算是「瓶山」了。

關於瓶山的傳說不一：有人說，春秋時候吳越之戰，伍子胥行軍，路過嘉興，人民預備了多量的酒漿，慰勞他門士，兵人數衆多，喝過了酒，遺棄下的空瓶，堆積起來成了一座山，所以叫作瓶山。和北京的煤山有同樣趣味。如果你以為這種傳說是荒誕不經的話，但是據李日華《紫桃軒雜綴》又云：「宋時立酒務於州治後，罌甕之屬，陶以給用，所退破甕，隱起成岡，所謂

瓶山也。可是現在住居瓶山左近的人家，有時建屋發土，往往還能掘得到很完整的長瓶，所謂一破甕，又不足以置信了。

山在今集街後，東鄰大落北，西毗湯家弄，周有圍牆，入門有道可登。民國七年縣知事張昌慶將烟雨樓之八詠亭移建山上，近頃因亭就荒圯，稍加改造，成立了閱報室，倒也不失爲「廢物利用」。

久客無伴侶，日媿船孃覓名勝以遊，由她們口中得瓶山之傳說，有日，總未能如願以償，可是訪問市井土人，他們是殊少風雅，竟多不知。

一日，朝曠甫上，轉爲風雨，蕩舟南湖，索然寡味，她想到了逛瓶山。自然，富有詩意之江南的微風細雨，絕對不能阻止行人，她撐花紙傘，我披雨衣，自宣公橋出發，經東大街，轉縣南街，經縣府前，西入集街，等到她說：「到了，」一看原來破磚圍牆，隨牆開一小門，隔門一望，有如北京太平湖未清除前之穢土堆，這個地方原來每日至少要經過一二次的，可是絕對不能猜出，便是所謂「瓶山」。

石徑苔痕經過毛毛雨的浸潤，特別的滑，攬腕登山，走上八詠亭，四顧城內細雨霏烟，如同山東博山特產的玻璃絲風景屏一般。城內河渠交錯，橋梁凸起，有刻畫不出的意味，坐在亭角露椅，慢慢又講到瓶山的希奇古怪事，不知因為什麼原故，山上貝殼和螺殼也很多，雨濕之後，格外顯得紋理分明，然而得不道什麼樣傳說，也不見典籍上記載，隨手撿拾幾個放在袋裏，也算登臨的紀念。

她笑着說：「不是風雨天，那有工夫到這裏來。」正是：「風雨無處去，攬腕上瓶山。」

蕩船偷過綠楊村

瘦西湖裏面的船，形色不一，概括的說，可分兩種：一種是中年的婦人，大半為風塵中過來的人，她們在聲色場中落了伍，退休下來仍舊作這送往迎來的划船生意，可是和南京玄武湖的船婆娘迥不相同，因為徐娘雖老，風韻猶存，若能披沙揀金，仍有堪資稱述者。一種

便是年輕的姑娘，但是當地土著特別給她們一種尊稱叫「小大子」。她們的行動和受人們的歡迎，直可媲美於嘉興鴛鴦湖裏的船娘了。

她們操舟在瘦西湖裏面，實在點綴了不少的湖上風光。談起瘦西湖的風景，久已是今不如昔，臨湖的五亭橋雖然由傾圮而重新，斷爛不堪的平山堂只賸下了和尙在那裏叫賣號稱天下第五泉所泡的茶，其次便是六月十九日觀音山的香會，游人往來如織以外，你打算追尋揚州畫舫錄的盛事；只有船娘一流，尙有餘韻。因此遊瘦西湖若無船娘爲伴，那等於有酒無花，殊欠精神。

遊船碼頭廣集在天寧門和北門外，其間茶社雲集的知名茶社都是櫛比相連。因爲綠楊村毗近瘦西湖，在那裏她們兜攬雇客的勁兒，也特別加油。茶社的佈置亦很雅潔，叢篁滴翠，垂柳搖風，小坐品茗，就是賞鑑賞鑑她們的風姿，也就够「逸趣盎然」的了。

每日午牌過後，她們新裝初罷。陸續前來，鶯叱燕咤，如奏笙簧。入夏薄紗衫褲，婀娜之中，有些矯健意味，尤其是揚州女子的特性，鬢邊斜插的一枝初剪鮮花，更足動人欣賞。

她們操舟的技能，彷彿比嘉興的船娘要高些，因為往返十里湖程。矯健的她們能够勝任一切。自然也有嬌弱的，只能在半程中歇手，那麼便是遊客的幸運了，她可以儘量的陪你不着邊際的亂談一陣，微風蕩漾之中，低低的一曲清歌，在歸途確增加不少韻味，不過一出虹橋，離了瘦西湖，她們操舟急馳，不敢遲緩，偷偷的過了綠楊村，駛到天寧門外的碼頭，送你入城。這樣動作，你道却是因為什麼？她們同伴的諷笑，足以使其赧顏的原故啊！

玉腕盛來豆乳香

豆乳本是豆腐漿的一種別名。因為其形其實都和「乳」相仿，所以才有了豆乳之稱；並且與北京特產「豆汁」絕不相同。這是盡人皆知的事了。然而在南京，却是不辨黍麥，偏管豆腐漿叫作「豆汁」，這種稀奇古怪的名稱還有的是，如同管男孩子叫作「小把戲」，管女孩子叫作「小鬼」，都是一類的粗鄙不經。

豆汁店在南京市上是很多的，而設肆製造，每日分頭擔送到各住宅的，更是很多很多，他們却會變變花樣放些杏仁露在裏面，叫作杏仁豆汁，硬說是治肺病止咳嗽，真正是天津人所謂「糟改」。

此類豆汁店，沿街設肆，午後兼賣麵點者有之，兼賣冷食者，亦有之，而南京特有的風味，老闊娘，大多親自當爐，伺候顧客，每日晨晝將上，喝客雲集，三五座頭，層層坐滿了人，睡眼惺忪的老闊娘，風姿較好的，也能够表示出她的體態輕盈，花蚨蝶般，往來盤旋在一羣的顧客中。老闊却光了脚在那裏洗碗，收錢，作些不重要工作。

不過，朝來食慾緊張，誰也不去顧及到她的清潔問題，更爲了時間的限制，多狼吞虎嚥而去。在理，很應當預備一隻醫用酒精鐵盒，在玉腕端來之豆汁送到之後，用溼過酒精的棉花，腕邊匙箸充分予以消毒，才能入口；但是碍於老闊娘的情面，沒有人肯這樣作就是了。

豆汁吃法，可以泡入油條，可以打入雞蛋，在未盛來之前，均能吩咐照辦，這和北京吃法無異，又有笑話了，有人不用糖，喜歡灑入精鹽，就些醬豆腐，可謂各嗜一味。

送出豆汁，無間冬夏，不用玻璃瓶，都用一隻一磅或半磅量的暖水瓶，方法却是進化了，因為這樣，夏季可以保持不腐，冬季則可藉以取溫；不過他們的不清潔是著名的，當你清晨看見一擔一擔的裝滿了污穢不堪而且凸凹不平的暖水瓶，彷彿像是挑到曉市拍賣似的，那便是送「豆汁」的。

朝嵐暮雨話雲林

談到西湖的靈隱寺，那恐怕是全國上下婦孺皆知的事了，主要的原動力，不外乎很通俗的一部章回體小說「濟公傳」，開始給予人們的最初印象，以後延續到七十八續——我在十年前讀到的最後一集。和海上外江戲班的「濟公活佛」也是連台搬演，多至三十本。那麼靈隱寺和濟顛僧，就變成不可分開的事實了。

靈隱寺在歷史上的悠遠，建築上的偉大，和朝嵐暮雨的風景，都是很值得稱述的，尤其

是近年的西湖，杭州永華汽車公司的公共汽車自湖濱到靈隱，完成五站一段的行程，靈隱便在「市招」上也享了盛名。

寺在靈隱山麓，本係晉咸和元年僧慧理所建，元明兩朝時廢時興，清順治間僧宏禮重建，規模很大，載在典籍上的有：兜皇殿、直指堂、羅漢殿、全光明殿、輪藏殿、大樹堂、南鑑堂、聯燈閣、華嚴閣、青蓮閣、梵香閣、玉樹林、法壽堂、萬竹樓諸勝。至順治二十八年清聖祖南巡駐蹕杭州，始賜名「雲林寺」，相傳這裏有一段佳話。

當清聖祖至靈隱時，寺僧請賜題匾額，伸紙磨墨，欣然提筆直書，沒想到頭一個「靈」字的「雨」字頭，便寫得太大，佔去了「靈」字二分之一以上的地位，正在躊躇不能下筆的時候，大學士高江村（士奇）正隨躡在側，看見了，不敢怠慢，即刻在手掌心裏寫了「雲林」二字，趕緊過去磨墨，將掌心微露，清聖祖何等的聰明，當時領悟，隨即從容在「雨」字下續寫「云」字，改成了「雲林寺」三字。所以現在靈隱寺的外山門正中懸額，便是御題之「雲林寺」。

山門向東左右都是很繁盛的市廛，大多是茶館和吃食店，以及香舖玩具攤子等，不亞於岳廟。自然，這是供給一般遊人們需要而設置的，因此聯想到日本各名勝遊覽處所的名產商店，他們都有給人們留紀念的設備，如同竹杖、漆盤一類的東西，當場有人在那裏代爲刻字，或名號或年月，立時可就，擅長這種技能的人，大半多是妙齡女子，至於名勝寫真帖上，都預備一種活動日期圖章，代爲加蓋，是何等的風雅啊！

但是湖上的商店，仍舊缺乏這種設備，這是數載以還，時刻以爲美中不足的事

：

：

：

靈隱寺外山門裏面，便是「飛來峯」，峯高凡二百公尺，山上巉岩峭立，石隙中草木蔓生，下面有許多山洞，襯映出好像空懸似的，奇觀妙景，北國所無。關於「飛來峯」的命名，也有一段傳說：

晉僧慧理未興建靈隱寺的時候，首先發現了這樣一個奇怪的山峯，便說：「這是中天竺國靈鷲山上的一個山嶺啊！不知那年飛來的？」因此便在峯旁起建靈隱寺，時正晉咸和

元年。其實這樣的山石，遊過廣西桂林諸山水的人，都能領略，絕非來自天竺國也。

峯旁有龍泓洞，洞口有理公塔，此處設座賣茶，市井之氣十足，塔旁有射旭洞與龍泓洞相通，裏面有一線明亮的光，從峯頂透下，大家管他叫作「一線天」。遊人到此，有許多小孩子持竿指示，也是一個索錢的機會。

一路經行，說不盡的景物，夾道尚有攤販，雜售誦經禮佛的物品，如木魚，香串，念珠，佛像，手杖一類的東西，老闆娘在支應着顧主，輕黎淺笑的來售賣。色即是空，的工具，回想起來，真是妙不可以言宣。

二道山門進去，照例是高大的彌勒金身和四大天王的法相，再進則大雄寶殿，要算是湖上大建築物，清咸豐辛酉燬於火之後，民初重建，樑柱巨木，據說是美洲運來的地道「美松」。殿裏的一角，有色衣小像，執事和尚，特別指示着說：這是「濟公」生像。

左側是羅漢堂，五百羅漢齊現形，在西湖頗稱大觀，比較北京西山碧雲寺的羅漢堂，不算很特別，羅漢的法身雖也相當，但是台座不及碧雲寺的多多了。去年再度瞻覽，已於前歲

燬於火，幾位和尚又想出了妙法，在火場外圍了牆，燼餘的木料架成了一座小門，等你煩他啓門一看的時候，又是捐你「海燈油」錢。

靈隱寺在暮色將垂，天陰欲雨的時光，襯托着山洞的幽邃玲瓏，松杉的陰森蔽天，感覺得你自己的渺小，彷彿是到了另外的一個世界。至於朝嵐未散的晨光，一番寂靜的空氣之中，加雜着斷斷續續的梵貝聲浪，終究壓不下去寂靜的偉大，若不置身其地，絕難像想其萬一。

直到七點鐘左右，公共汽車一聲長吼，一切景物全非。

二十四橋爭問訊

記得曾經讀過這樣兩首絕句：「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杜詩。又「綠菱紅蓮畫舸浮，使君那復憶揚州；都將二十四橋月，換

作江南十頃秋——歐陽詩。詩裏面指示的「二十四橋」曾經簡單的參考過，也聽見先生口授過，籠統的概念，只是知道在揚州而已。

嬌嬌的她們——船娘，伴遊瘦西湖，風情雖佳，景物每多忽略，常常的你所提出的勝蹟，她們告訴你沒有意思，或者纖手遙指，扭頭微示，茫茫大地，那有些實際影子。至於湖上的徐園、小金山、法海寺、鳧莊、熊園一類，至今尚存的名勝，若不是文人筆墨的渲染，也不過是江南一般的景物罷了。縈迴腦中而名滿天下的「二十四橋」焉得不加以訪問？

好容易過了五亭橋，將要轉灣，隱隱約約邱林間有一座很小的橋，她說這就是「二十四橋」。她並且附會的傳說着：「隋煬帝到揚州的時候，在夜裏向和宮中的美女二十四人，在橋上吹簫，所以叫二十四橋。」若果然是那樣，二十四枝洞簫齊和奏，恐怕要比爵士（Jazz）樂隊吹奏還來的熱鬧。

當初參考二十四橋的時候，記得翻檢過方輿勝覽，記載着：「二十四橋併以城門坊市爲名，自韓令坤省築州城，分佈阡陌，別立橋樑，所謂二十四橋者或存或廢，不可得而考。」又

江都縣志引沈括補筆談云：「揚州在唐時爲最富盛，舊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東西七里三十步，可紀者有二十四橋。最西，濁河茶園橋，次東大明橋，入西水門有九曲橋，次東正當帥牙，南門有下馬橋，又東作坊橋，東河轉向南有洗馬橋，次南橋，又南阿帥橋，周家橋，小市橋〔今存〕，廣濟橋〔今存〕，新橋〔今存〕，開明橋〔今存〕，顧家橋，通明橋，太平橋，利國橋〔今存〕，出南水門有萬歲橋〔今存〕，青園橋，旨驛橋，北河流東出有參佐橋，次東水門東出，有山光橋，又自衙門下馬橋直南有北三橋，南三橋，號九橋，不通船，不在二十四橋之類，皆在西門外。」這一段轉載，已竟是很漚遠，說起來都沒有入相信。清乾隆末葉，儀徵李斗撰揚州畫舫錄卷十三云：「受蜀園金匱甘泉諸山水由二十四橋出。」已竟承認那邱林間的小橋是二十四橋了。

遠遠的望了望那座小橋，聽着她附會的傳說，回想着已往的考證，船慢慢的逕向平山堂撐去。可是左右的遊船都在爭問着二十四橋，她又笑着說：「二十四橋有什麼好玩呢？」

燕子磯頭世外情

也是一個陰雨天氣的端午節，他們決議去老萬全大吃大嚼。然後至玄武湖划船，如果風急雨驟，正可以完成了一風雨歸舟一的詩情畫意。我不贊同，偷偷的約會了她，去另覓出路，溜出了大門，坐上江南公司的汽車跑出和平門，換乘了一松柏猶存一式的敞蓬馬車，竟奔觀音門大道，直趨燕子磯。

車過板橋鎮，漸有鄉野意味，桑田稻畦，綠色油然，微風雖微，細雨更細，她撐開了紙傘，我戴了遮陽帽，敞篷車儘管任其敞篷，蹄聲得得，別饒佳趣，有圍座萬全酒棧，揮指姆戰之輩，不足以語此之概。車行一小時餘以後，漸行漸高，雨旁高山聳立。廢車步行，原是一岡，過此即出觀音門，南京的外城本屬無物，僅存城門之名而已。再少趨里許可望燕子磯，不及登臨，先謀午饌。

燕子磯是以其形狀而得名，因磯頭突出江中有似飛燕故也。飯後循路而上，初不甚峻，再進有御碑亭，碑上鐫「燕子磯」三字。碑陰有遊燕子磯七絕一首。一聞說當年繞江瀾，撼地洪濤足下看；却喜漲沙成綠野，烟波耕鑿久相安。一均爲清高宗御製。經多人的摹學捶拓，已竟逐漸漫漶了，亭上有樓，自亭外攀梯可登，至樓上展望，江水滔滔，風帆點點，堪稱偉大。

過亭再南行不數武，即達燕子磯頭，狹逕曲折，才可通人，下臨大江，山勢欽巖屹嶙，波濤澎湃，激山石若鳴鐘磬，其峭危峻險，令人不敢俯視，倚石小坐，真有世外之感。

她好奇，側身伏行，走到磯頭盡端，有好事者植一木牌，上鐫「死不得」和「人生爲一大事業來」等語。吐吐舌頭回來了，悄悄的對我說：「在這裏來演求婚喜劇，一定可以得到勝利。」爲什麼呢？她說：「有優美的自殺作後盾啊！」其實在磯頭，早有黃衣警察一名，晝夜在逡巡着呢？

簪筆話船娘

江南湖泊之勝，遊艇率多船孃，如南京之玄武湖，無錫之太湖，嘉興之鴛鴦湖，以及揚州之瘦西湖，靡不皆然。就中嘉興船孃已數度道及，原擬舉以代表，不再贅述其他，友人來訪，輒多諮詢，每當花晨月夕，又值茶餘酒後，遂乘興之所至，不容不簪筆爲友人一一話之，話後遂錄，仍入韻事，不病其多也。

玄武湖操船者亦多爲船孃，當你步出玄武門外，未及數武，夾岸娘子猶集兜攬乘客；但是也有少數年壯的男子們參加其間，這很顯然的是一羣船家，無問老少男女，向生活路線上奔馳着，特別是因爲少壯的男子，可以擔任其他職業，撐船遊湖，婦女已能勝任，相沿多少年下來，完全是男女分工的一種職業。自然這其間很壯實的婦人要佔大多數，妙齡少女和男孩子不過佔其中的一部份，都是赭色的皮膚，雄健的體格，使人看不出江南的嫋嫋風姿，

尤其是船顧妥後，老太婆一聲呼喊，「小鬼（閩？）拿兩隻船槳來。」聲調之不堪入耳，真不知此身尚在人間，江南更無論也。

湖中大船需船孃撐者，也都很少風雅，她們除去減少程途縮短時間，下船多討酒資以外，另外却不會再調皮，也到值得人們盛行誇譽的一樁事。

她們服裝的整脚，不類都會中人，露臂的短衫褲，赤足着草鞋，所謂小鬼（閩）也許會繫着一條辮子，撑起船來，到也不顧汗流夾背，勇往直前，然而並不是服務的勤慎，爲的是縮短了時間，好再打一個來回的關係啊！

假若你要請他作嚮導，手中沒有地圖，而且漠不關心的話，湖中不是有五洲嗎？頂多你下來三次，就算週游全湖了，她們怕你倦游的熱誠，真是令人佩服。至於舟行湖中，對她有所諮詢的話，你可以不說，或者免問，因爲碰了釘子不要緊，也會影響到你預定的行程，她討厭了，會給你再縮短了其中的一部分。

調皮的青年，遇到了更調皮的她們，雖然未畢游程，只要臨近了隣船，她會跳上去交換

了一位少壯的船家，代替了她的任務，你也是敢怒而不敢言！

玄武湖裏划船和她們熟稔了，你可以用低廉的代價租長時間的船，並且晚間停止了划時，可以隨意在任何地點登陸。登陸以後，收拾起船槳，立在岸上，用腳將船一踏，放乎中流，持槳揚長而去。順路走到碼頭，她們在深夜，預算多少船沒有回來，並不去找，只是靜靜的立在碼頭上等接船槳，至於船，則竟俟天明再收。臨時找不到船主人家時候，祇要是隨便遇到她們誰，都可以將槳丟下，你告訴她們，這是誰的槳，絕對不會有何舛誤。

湖上的她們是表現着何等的合作精神啊！

太湖湖面遼闊，裏面的船倍極複雜，靠無錫蘇州和嘉興一帶的地段，因屬於名勝遊覽的關係，多有小划船和小汽艇，濱湖盪漾，或以時計，或以里程計，取費都不昂，至於經行湖中的大艙船和大型汽艇，貫湖而過，多為商旅而設，與游覽者不能同日而語焉。

船孃多匿跡在短渡小划船上，她們很能操舟，和玄武湖裏的一樣，大概在大湖裏的船

已竟是以船爲家了。所以湖濱小划船外，停泊在湖中的船大多是形成一種家屋的。

她們在船上過着水上生活，很勤奮的服務，荆釵布裙，已竟步入風雅一流，和南京玄武湖中人就不同了。他們的語言很清晰，風姿很綽約，因爲無錫的少女在江南本屬上乘，所以船孃們，更具有環境上特給的健康之姿，更屬無上上乘了。

雖然她們風姿恁地的好，她們吐屬那樣的雅，可是多半木偶式的操舟供職，縱然有問必答的談着，終究不能比擬於嘉興之船孃也。

太湖深處傳說有水盜，孤舟夜行常遭劫掠，沿湖設有水上警察，藉以綏靖緝捕，雄健過人的她們，說者謂亦有水盜中人物云。

嘉興的鴛鴦湖一名濞湖，南湖是俗名，因爲湖面的浩闊，風景的幽靜，久爲一般人士所稱道，船娘的風雅，却也給湖中景物增加了不少點綴。

縣政府爲了滿足觀光人們的欣賞和舒適便利起見，曾經辦理過一回船娘訓練所，和

北京原先辦過的女侍訓練班，最近要辦的倡妓區內的民衆實驗學校都不同；然而成績却是非常優良。

的確，嘉興地方若不是蘇嘉路的通車，很少有人專誠去訪詢南湖，憑憑船娘如何的風雅，除去本地人以外，恐怕也是少有人問津，她們在表面上的束身自好，更爲他處船娘所不及，這也許是經過一番訓練的關係吧。

談到受過訓練的船娘，她們有常識，有技術，重規矩，重禮貌，所以作遊湖的伴侶，那是再好沒有的了。

她們同受訓練的，也很重同學之誼，不但行船有互助的地方，就是營業範圍上，也都互相介紹，所以小小的南湖，遊艇的收入，在嘉興也算是景氣萬分的生意啊！

揚州瘦西湖的一小夫子，她們純粹是生意經，本地人曉得她們的底細的呢？自然是公允交易，兩得其平；若是遊覽過客，那她們簡直的不客氣，來一回，請你增加一番經驗。

她們固然有揚州式的美麗，更有江南一般女性的風情，所以瘦西湖裏面的活躍，以她們的能力為最大，然而她們之中，能出人頭地的確不多，所以營業情形，大致是平均的。

此處的船娘不純粹以操舟應徵為主要營業家，裏頭吃吃酒，碰碰和，是可以的，在她們口中的報告是，一切都在無可無不可之間的。

她們的住家都在北門外和沿湖一帶，最別緻的是，她們和太湖南湖裏面船居生活的她們不相同，因為她們有賃船營業的，或者也有搭在船上附作營業的，所以生意經的意味不能不因而濃厚的了。

老於風塵中的她們說：瘦西湖的營業，早已趨於沒落的情形了。細玩味起來，又常常不是呢？